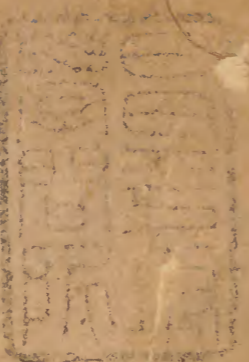


弘道錄

十二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9448
冊數	12 (7)
函號	299 - 275



不清矣此秩宗夙夜寅奉不敢違焉者也

禮文庫

按制禮作樂帝王之盛典乃訂書則合禮樂爲一經命官
則分禮樂爲二職又禮專主秩序宗廟樂專主教胄子何
也蓋五禮莫重於事神事神莫親於祖考舉其重而其餘
可以廣推舉其親而所尊因以遞及也樂以養中和之德
性而胄子將有天下國家之重其需涵養尤亟故特舉專
官要之習禮教樂皆德性中所有事故其文可合而禮樂
之司精神宜一故其官不可得兼也至世史稱神農之後
祝融其曾孫名垂實生伯夷爲舜四岳然舜咨四岳有能
典朕三禮僉曰伯夷豈有方咨之而卽自舉之邪其以伯

禮文庫

禮文庫

禮文庫

夷爲垂子猶以伯益爲皐陶子且以姜呂申許四姓爲四岳後皆後人擬議之誕也獨是尊如四岳其德足使堯避位其高節又能辭堯其則指又能舉舜則其品應不在夷夔下乃史竟逸其名且不得與尋常之爻斯朱虎等比豈非當時紀載之過與從來大聖大姦世必傳之乃亦有庸庸而反傳有賢豪而反不傳非其人有不幸也紀載偶疎適足以動後人之咨嗟勤求而反以滋譌也

益稷帝庸作歌曰勅天之命惟時惟幾乃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皐陶拜手稽首颺言曰念哉率作興事慎乃憲欽哉屢省乃成欽哉乃賡載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又歌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隳哉帝拜曰俞往欽哉錄曰上古之時君勅而臣颺君庸而臣載君拜而臣稽首此何等氣象也易曰泰小往大來吉亨則是天地交而萬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自秦以來惟取尊君卑臣爲務而後無帝拜之文焉無喜起之風焉無欽哉之復焉易曰天地不交否其流遂不能革噫可慨哉

按舜是時治定功成禮明樂作德和神人化洽鳥獸何風之隆也而帝之作歌絕無自矜之意故先股肱而後元首百工以歸功於臣下於是皐陶亟拜稽颺言曰念哉惕其衷也率作興事主治者君也慎憲省成宣治者臣也故先

元首而後股肱庶事益於歸功君上之中而復寓責難於君之意正言之不足又反言之由叢睦以至惰隳勢則相因而必至機則一縱而莫收安危理亂之關無不在此帝敬其言而重其禮此虞廷賡歌之盛所以爲萬世法乎詩小雅呦呦鹿鳴食野之苹我有嘉賓鼓瑟吹笙吹笙鼓簧承筐是將人之好我示我周行呦呦鹿鳴食野之蒿我有嘉賓德音孔昭視民不佻君子是則是傲我有旨酒嘉賓式燕以敖呦呦鹿鳴食野之芩我有嘉賓鼓瑟鼓琴鼓瑟鼓琴和樂且湛我有旨酒以燕樂嘉賓之心

錄曰頤之爲卦也聖人養賢以及萬民與之共天位使之食天祿需之爲卦也賢者懷其道德安以待時飲食以養其體宴樂以和其心此隆古盛時能養能舉悅賢之至古今相傳以爲賓興盛典凡天下豪傑之才命世之士胥此焉出然觀此篇大指在於私惠不歸德和樂而不淫非止養其體娛其外而已故願爲主司者能以是存諸心以期望天下之士必如王孝先司馬君實爲士者亦以是存諸心以今日發軔之始他日必如程明道范希文然後知朝廷作養真德實意非倦倦取其私恩小惠愛人以姑息者也

四牡駢駢周道倭遲豈不懷歸王事靡盬我心傷悲四牡駢駢嘽嘽駘馬豈不懷歸王事靡盬不遑啟處翩翩者騅載飛載下

集于苞栩王事靡盬不遑將父翩翩者騅載飛載止集于苞杞
王事靡盬不遑將母駕彼四騶載驟駸駸豈不懷歸是用作歌
將母來諗

錄曰愚於周王之勞使臣而見先王綱紀四方者至矣夫王
事靡盬所以覺天下之忠不遑將父所以覺天下之孝不遑
啟處所以覺天下之節豈不懷歸所以覺天下之義將母來
諗所以覺天下之慈如是而燕饗以將之所以覺天下之禮
諷誦以發之所以覺天下之讓以爲上下通用之樂夫豈無
意而然哉若徒彰使臣之勤而無關綱紀之實則大學始教
宵雅肄三何獨倦焉於是邪抑祇漫焉而已邪

皇皇者華于彼原隰駉駉征夫每懷靡及我馬維駒六轡如濡
載馳載驅周爰咨諏我馬維駒六轡如絲載馳載驅周爰咨謀
我馬維駟六轡沃若載馳載驅周爰咨度我馬維駒六轡旣均
載馳載驅周爰咨詢

錄曰此章之旨乃周家之法程臣道之矩範上下之通義古
今之準的不但以遣使臣也夫堯思日孳孳舜日不遑暇區
區爲臣之職而可以爲及乎是故不自滿假禹之懷靡及也
望道未見文之懷靡及也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周公之懷靡
及也靡及則虛虛則口孜孜而周爰咨諏所由徧也夫訪善
爲咨咨才爲諏咨事爲謀咨禮爲度咨親爲詢五者如不及

也而猶恐失之故曰周曰爰將以廣詢博訪也推其義嘉言
罔攸伏吝也野無遺賢諷也亮采惠疇謀也羣后德讓度也
明揚側陋詢也此豈可以易及哉以是爲訓而猶有謀臧不
從不臧復用若小旻之所譏者有自有肺腸俾民卒狂若芮
伯之所刺者嗚呼安得靡盬之臣而與之言靡及之義哉

按三詩列於雅首爲上下通用之樂非無謂也夫朝廷燕
饗之禮使臣居三之二毋亦巡守朝覲會同而外所以當
嘉禮達情素者大約卿大夫聘問之事爲密是以古者特
重使事凡應對進退之節童而習之卽聖門論士必以使
四方不辱命稱首豈非以不能專對不能相禮爲耻辱哉
威儀言語爲德之符自非一時可以襲取觀厲卻言驕言
伐魯邾視下視高家國年壽應之如響何況學業之淺深
操持之堅窳政治之淳龐行已經世之間不可覘之於此
也邪鄉飲奏之始入學奏之以爲教夫下焉者使警而預
修之於平日有以也夫

天保定爾亦孔之固俾爾單厚何福不除俾爾多益以莫不庶
天保定爾俾爾戩穀罄無不宜受天百祿降爾遐福維日不足
天保定爾以莫不興如山如阜如岡如陵如川之方至以莫不
增吉蠲爲饎是用孝饗禴祀烝嘗于公先王君曰卜爾萬壽無
疆神之弔矣詒爾多福民之質矣日用飲食羣黎百姓徧爲爾

德如月之恆如日之升如南山之壽不騫不崩如松柏之茂無不爾或承

錄曰龜山楊氏言天保以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先王經綸之迹其效博矣然觀其作處本之誠意而已愚觀斯論未嘗不正襟而嘆也夫能大道之行天下爲公而後示我周行不爲虛文以不忍之心行不忍之政而後將母來諗不爲妄說進賢如不及從善若轉圜而後周爰咨諏不爲徒勞因其心之自然不由勉強而後莫如兄弟不爲飾詞靖恭爾位好是正直而後神之聽之不爲空言然則臣之受賜者其圖報有不本之誠意哉其曰單厚多益戩穀罄宜不爲蹈襲之辭曰升月恆岡陵松柏不爲諛佞之語以安定爲天福天與君分相聯也以壽考爲神福神與君氣相屬也以質實爲民福民與君治相關也其禱頌有體其稱願有方萬古之下忠愛其君者無以踰此信非周公不能作也

蓼彼蕭斯零露漙兮既見君子我心寫兮燕笑語兮是以有譽處兮

錄曰天子燕諸侯以示慈惠而曰譽者上交不瀆下交不諂也處者安樂其心式燕以衍也慈者手足腹心相待一體也惠者既醉以酒既飽以德也後世若飲酒爭功拔劍擊柱是不譽矣金奏作於下驚而出走是不處矣王僚重鎧范增舉

玦是不慈惠矣此有周盛時明良相慶君臣同樂不於是詩見之乎

淇湛露斯匪陽不晞厭厭夜飲不醉無歸淇湛露斯在彼豐草厭厭夜飲在宗載考湛湛露斯在彼杞棘顯允君子莫不令德其桐其椅其實離離豈弟君子莫不令儀

錄曰湛露之宴篤親親也所謂君之宗之故曰在宗載考考者燕義云臣竭力盡能以立功於國君必報之臣皆務竭力盡能以立功是以國安而君寧厥後若陳敬仲與桓公飲而卜晝卜夜是不以禮道民而恒舞酣歌豈惟君人之過舉其臣下方刑且墨矣其可與之同日語哉

彤弓昭兮受言藏之我有嘉賓中心貺之鍾鼓既設一朝饗之彤弓昭兮受言載之我有嘉賓中心喜之鍾鼓既設一朝右之彤弓昭兮受言藁之我有嘉賓中心好之鍾鼓既設一朝醕之錄曰東萊呂氏言受言藏之言其重也弓人所獻藏之王府以待有功不敢輕與人也中心貺之言其誠也中心實嘉貺之非由外也一朝饗之言其速也以王府寶藏之弓錫之功諸侯未當有遲留顧惜之意也後之視府藏爲已私分至有以武庫兵賜幸臣者則與受言藏之者異矣賞賜非出於利誘則迫於事勢至有朝賜鐵券而暮遭屠戮者則與中心貺之者異矣屯膏吝賞功臣解體至有印刻而不忍予者則

與一朝饗之者異矣此今古之所以不相及也

按禮記王制諸侯賜弓矢然後得專征伐此言殆非也左傳甯俞之言曰諸侯敵王所愾而獻其功於是賜之彤弓一彤矢百則是諸侯敵愾獻功之賜故蓼蕭湛露俱天子燕諸侯之詩而彤弓燕有功諸侯以類相序况方伯奉天子命率諸侯以討不庭則諸侯勤王悉聽方伯調度首功在發縱指示其從征之國非一若賜弓矢者並得專征伐不幾十羊九牧乎但既克有功不無酬賜特用弓矢以昭威遠之象紂命文王爲西伯由此得以伐密伐崇然則命爲方伯乃可專征但賜弓矢未可與方伯等也尙書文侯之命嘉其修扞我于艱而以簡恤爾都結之亦未聞屬其專征尙書左傳皆爲古文故此詩小序亦不言可專征伐王制漢儒之說固不足憑也

菁菁者莪在彼中阿既見君子樂且有儀菁菁者莪在彼中沚既見君子我心則喜菁菁者莪在彼中陵既見君子賜我百朋汎汎楊舟載沉載浮既見君子我心則休

錄曰小雅之有菁莪猶大雅之有棫樸也夫鹿鳴之禮賓興盛典故有瑟笙筐篚之設此章之禮燕飲交歡故多喜樂悅懌之情采菽之錫諸侯備物爲厚故極車馬袞衣之盛此章之錫君子仁賢爲寶故假貨貝重多之喻至於汎汎楊舟猶

其曰寤寐反側也我心則休猶其曰文王以寧也此不可想見當時樂育人材之盛哉小序之言亦或有所補也

按大雅棫樸有髦士作人諸句謂爲教思之美固不待論至菁莪四章朱子謂燕饗通用而細玩詩辭亦無樂育人材之義迨讀昌黎上宰相書首援此詩章釋句解極誦君子長育人材之美始信古序之不謬也至五貝爲朋註釋重貨蓋古人貴道誼而畧貨財故百朋最爲重多沿至今日金多交深五百之貝何足掛齒頰邪

交交桑扈有鶯其羽君子樂胥受天之祜交交桑扈有鶯其領君子樂胥萬邦之屏之屏之翰百辟爲憲不戢不難受福不那

錄曰鄭註云胥皆也與天下皆樂樂之大者天子四海之內無違命則天下樂矣諸侯四封之內無違命內外無故則諸侯樂矣大夫官府之內無違命諮謀行於上則大夫樂矣士進以禮退以義則士樂矣庶人耕稼樹藝以養父母刑罰不加於身則庶民樂矣若但以爲語辭何不言樂只乎况詩中樂只甚多而此獨曰樂胥其義自有在不可不致審也

鴛鴦于飛畢之羅之君子萬年福祿宜之鴛鴦在梁戢其左翼君子萬年宜其遐福乘馬在廐摧之秣之君子萬年福祿艾之乘馬在廐秣之摧之君子萬年福祿綏之

錄曰關雎之什興之全取義也鴛鴦于飛何所取乎白駒之

咏賦之彰好德也乘馬在廐何所彰乎考之朱傳亦無所發
叅之小序未見其然必如序言思古明王交於萬物有道則
當如鳶飛戾天乃物各率其性故云畢之羅之非爲待其長
大能飛而後取之以爲交萬物有道也若云自奉有節顧乃
以莖之秣之起興乎其不類甚矣是不可以強通也

魚在在藻有頌其首王在在鎬豈樂飲酒魚在在藻有莘其尾
王在在鎬飲酒樂豈魚在在藻依于其蒲王在在鎬有那其居
錄曰鴛鴦四章諸侯所以答桑扈也魚在二章諸侯所以美
天子也而一則云王在在鎬豈樂飲酒二則云王在在鎬有
那其居觀其所言庶幾無爲而治之象與舜恭己南面之意

正相同也不然君臣且以爲戒而反以爲頌乎或曰王能愛
其民故民樂其樂而王亦得以享其樂詩言正此意也序云
此詩爲刺幽王而作隋時薛道衡上高祖頌煬帝怒曰此魚
藻之義也竟殺之後之頌揚君上者可不戒與

采菽采菽筐之筥之君子來朝何錫予之雖無予之路車乘馬
又何予之玄衮及黼黻沸檻泉言采其芹君子來朝言觀其旂
其旂淠淠鸞聲嘒嘒載駟載駟君子所屆赤芾在股邪幅在下
彼交匪紆天子所予樂只君子天子命之樂只君子福祿申之
錄曰此天子所以答魚藻也而君臣慶會萬世可想見矣何
錫予之上之情何厚也彼交匪紆下之敬何嚴也若惠王以

后之鑿鑑予鄭而反爲所惡齊威獨朝於周而反爲所辱其於上下之禮安在乎此武王遷鎬之際爲獨盛也

大雅釐爾圭瓚秬鬯一卣告于文人錫山土田于周受命自召祖命虎拜稽首天子萬年虎拜稽首對揚王休作召公考天子萬壽明明天子令聞不已矢其文德洽此四國

錄曰此宣王策命召穆公之辭而一則曰虎拜再則曰虎拜者周自厲王以後王室漸微宣王能修政事王業蹶然復興聖人著之於經然則召虎者光於康公顯於燕土不可泯滅者而史遷作燕世家敘召公而下九世至惠侯未見召虎之名焉宣三十六年釐侯卒亦未見疆理之事焉然猶未可據也至詩序列諸國世次反又蹈襲史遷考詩則存江漢之什稽序全無召虎之名謂之何哉安得夫子刪後之意以正史遷之失不但一召虎之幸也矣

論語拜下禮也今拜乎上泰也雖違衆吾從下

錄曰此孔子事君之禮宛然虎拜之遺風也自周衰觀禮不修王反下堂而見諸侯至齊桓始霸天子使宰孔賜昨日以伯舅耄老加勞賜一級無下拜此非小失也夫子建萬世君臣之極當與日月爭光其作春秋一字一義皆違衆之事雖游夏諸賢不能贊况衆人乎此履之上天下澤君子所以辨上下定民志非眇小從違之間而已或曰然則桓辭宰孔而

下拜矣茲反不錄何也桓蓋假之也先是假仁假義假信今且假禮之名焉雖以宰孔尙不能欺而君子顧惑之與

按禮二王之後歸膳其賜桓公胙所以尊齊也周七廟而外別有專祭文武之廟故曰天子有事於文武若云七廟之祭安得獨稱文武邪此讀左氏者必當以考禮爲據也子曰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不能以禮讓爲國如禮何

錄曰夫子嘗哂子路曰爲國以禮其言不讓蓋禮乃爲國之大綱領讓則吾心一種謙遜不違的道理做出來觀夫子之聞政而曰溫良恭儉讓以得之此何等氣象也苟無謙遜不違之實心雖有無限設施措置不過如宰孔所譏當時豈不號爲有禮而大根本大節目斯須亾矣此虞芮之君一造西伯之境見耕者讓畔行者讓路入其朝士讓於大夫大夫讓於卿此爲國以禮之實事安得不自愧歉而又何暇爭田乎遂至聞而歸者四十餘國則又不但何難之有而已

子曰事君盡禮人以爲諂也

錄曰此事君非指魯國之君事魯君盡禮人未必爲諂惟是東周之君當時天下視爲泛常所以夫子獨違衆拜下卽如餼羊之去雖以子貢之賢且不免豈非人以爲諂者乎他日又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此亦非爲魯也觀者詳之入公門鞠躬如也如不容立不中門行不履闕過位色勃如也

足躩如也其言似不足者攝齊升堂鞠躬如也屏氣似不息者出降一等遲顏色怡怡如也沒階趨翼如也復其位踧踖如也吉月必朝服而朝君命召不俟駕行矣

錄曰此孔子事魯君之禮也夫君臣之分以嚴爲主朝廷之上以敬爲主如度之有程規之有範一纖毫不敢越一步趨不可苟者吾夫子外而中規中節內而必信必虔豈非萬世禮法之大閑乎

按禮爲持世範躬之具小大由之一息不容離者也儒者謂仁包萬善統四德然仁藏諸心而禮形之外禮者天理之節文仁之發也由禮而行卽爲制事之義知禮則智不知禮則愚忠信之人可與學禮則禮與四德同條共貫仁而無禮則朴義而無禮則蠢智而無禮則詐信而無禮則詐故有禮則仁義智信之德行焉且中焉矣夫持世範躬莫亟乎禮而禮之施先於君臣之大吾夫子道德兼備人共尊爲知禮則所以垂示千古者豈可不以身爲之準而僅託諸詩書禮樂之文乎是故備德者必考諸禮而言禮者必衷諸夫子而後立臣道之極也

家語定公與齊侯會于夾谷孔子攝相事獻酢旣畢齊使萊人以兵劫魯公孔子歷階而進以公退曰吾兩君爲好而以兵亂之非齊君所以命諸侯也齊侯麾而避之有頃齊奏宮中之樂

俳優侏儒戲於前孔子趨進曰匹夫而榮侮諸侯罪當誅請右司馬速加刑焉齊侯懼有慙色將設饗禮孔子語梁丘據曰犧象不出門嘉樂不野合饗而既具是棄禮也若其不具是用糝稗用糝稗君辱棄禮名惡子盍圖之乃不果饗齊侯歸責其羣臣乃歸所侵魯四邑及汶陽之田

錄曰此聖人以禮爲國之效也或曰使聖人而當桓文之時則何如曰王與霸毫釐之差也故程子曰誠心而王則王矣假之而霸則霸矣二者其道不同在審其初而已自今觀之裔俘之卻侏儒之拒饗禮之罷聖人可能或者他人亦可能也至其誠於所事則必以君子之道輔弼其君誠於所謀則必具文武之備周旋其際以至歷階之辭梁丘之語無不凜然可畏其始終施爲無一不本於人情合乎大道未嘗假包茅不貢伐原示信之言其致人屈服歸所侵邑亦皆誠意所感非若楚之面從晉之強入此豈他人之可能哉故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

按左傳定十年公會齊侯于夾谷孔子攝相事請具左右司馬以從蓋但請具官爲武備無所謂速加刑焉之實事也齊人來歸鄆謹龜陰之田杜氏曰三邑皆在汶水北故又稱汶陽田乃家語張之爲四邑又曰及汶陽之田是但知誇美聖人而失其實究何必以是見聖人之大哉蓋家

語本漢儒所輯自相魯至公西赤四十四篇成非一手雖經王廣謀句解而其中多傳會不可信卽如詩書易傳經夫子手定其後尙多殘闕顛倒之嫌况書之晚出者哉大約今史攝行相事意行相禮之事以浴訛而聞人行堅言辨之誅端木卻齊敝吳之說同爲夸大而不經者與

史記韓信始歸漢因數與蕭何語何奇之爲言之王以爲大將至是欲召拜之何曰王素慢無禮今拜大將如呼小兒此信所以去也王必欲拜信擇良日齋戒設壇場具禮乃可漢王許之諸將喜人人各自以爲得大將及拜乃韓信也一軍皆驚

錄曰高祖不修文學而性明達類此夫以溺冠毀儒輕士善罵不知其幾向使薄蕭何之謀甘兒戲之事則人情未必改觀諸將未必懾服而王亦未以爲得信晚也孰與爭天下哉此將將之術祇在一轉移間雖未純乎三代之禮毋亦當時所罕見者與

漢王旣爲天子悉去秦苛儀法爲簡易羣臣飲酒爭功醉或妄呼拔劍擊柱帝益厭之叔孫通曰儒者難與進取可與守成願徵魯諸生與臣弟子共起朝儀帝曰得無難乎通曰五帝異樂三王不同禮二者因時世人情爲之節文者也臣願采古禮與秦儀雜就之魯有兩生不肯行曰今天下初定死者未葬傷者未起又欲起禮樂禮樂所由起積德百年而後可興也吾不忍

爲公所爲公往矣叔孫笑曰鄙儒不知時變遂與所徵三十人
西與其弟子爲綿蕞野外習之

錄曰當秦滅漢興之際乃有魯之兩生孰謂鳳翹麟角不見
於秉禮之國乎夫儒者之標準莫先於周孔孔子曰如有王
者必世而後仁成周一代禮樂待周公而始定固所謂積德
百年而後興也矧炎漢崛起不階尺土與肇基王跡者全殊
溺冠慢儒與積功累仁者迥別寬仁大度有矣淪肌浹髓則
未也除殘去暴有矣燕及皇天則未也雖以文帝爲之子無
惑乎其不違世祖爲之孫烏在乎其有具漢家之禮樂兩生
早付之浩嘆矣論者徒以賈生之請太息於絳灌而文學之
議不逮於魯邸殊不知所招者非公孫弘則兒寬主父偃非
公孫卿則壺遂司馬遷設以數公副二帝之選創一代之制
亦不過叔孫之濫觴耳安能建禮樂之本乎然則兩生者非
但魯之翹楚其漢之麟鳳不可再見者與

按唐封德彝謂三代以還人漸澆訛故秦任法律漢雜霸
術魏徵書生未識時務而徵駁之以爲湯武皆承大亂之
後身致太平洵如德彝言則至今日人當悉化爲鬼魅矣
蓋天地盈虛消息後世誠遠不及古此亦儒者通論然則
因時遷變氣運使然果不可以人力挽邪治道之大井田
肉刑已不可復其尙存者亦不盡同如學校選舉之代更

其制也祭禮今不用尸而夫人薦盞薦酒之失其儀也喪禮譏絞衾婚嫁不受賀不舉樂男女既聘之後值父母喪更嫁更娶則變之誠是矣他如服飾器物易麻從純破觚成圓往往而有况禮樂之精微失傳而莫返豈可一二計哉故因時損益勢之所趨惟通材能權焉然遂斥守禮之士爲鄙儒則兩生寧受此譏乎嗚呼氣運雖遷人心未泯乃三代以上惟恐好名三代而下惟恐不好名夫至名之莫愛所趨寧有底邪此又知時變而詣其極者與

長樂宮成羣臣朝用叔孫新儀平明謁者治禮引以次入殿廷陳車騎戍卒衛官設兵張旗志功臣列侯以次陳西方東向文官丞相以下陳東方西向廣行設九寶臚句傳於是帝輦出房百官執戟傳警引諸侯王以下至吏六百石以次奉賀莫不震恐肅敬至禮畢盡伏復置法酒侍坐殿上皆伏抑首以尊卑次起上壽觴九行謁者言罷酒御史執法舉不如儀者輒引去盡朝置酒無敢謹譁失禮帝喜曰吾乃今知爲皇帝之尊

錄曰初帝縱觀咸陽曰大丈夫當如是今一御長樂曰乃知皇帝之尊觀其氣象則無放勳重華之底至亦豈如皇王烝哉之齊信乎固不待大風一歌始知其志得意滿矣

高后八年九月丞相陳平太尉周勃具言子弘等皆非孝惠帝子不當奉宗廟願代王卽天子位代王曰奉高帝宗廟重事也

寡人不佞不足以稱願請楚王計宜者寡人勿敢當羣臣皆伏
固請代王西鄉讓者三南鄉讓者再平等皆曰臣伏計之大王
奉高祖宗廟最宜稱雖天下諸侯萬民皆以爲宜臣等爲宗廟
社稷計不敢忽謹奉天子璽符再拜上代王曰宗室將相王列
侯以爲莫宜寡人寡人不敢辭遂卽位

錄曰愚觀近代之禮而知大漢之氣象猶爲可觀乎夫迎帝
者勃也讓帝者文也故知君之不可以強也居中者弘也居
外者代也故知子之不可以恃也卽夕入未央宮還坐前殿
故知始之不可以不正也奉高帝宗廟諸侯萬民皆以爲宜
故知統之不可以不大也此春秋之義也至霍光遣宗正迎
曾孫就齋宗正府明日入未央宮封爲武陽侯後卽帝位則
雖有東向南向之讓將安施乎此其文愈多而禮愈窒氣象
尤不侔矣

帝旣卽位值絳侯朝罷趨出上禮之恭常日送之郎中安陵袁
盎諫曰諸呂悖逆大臣相與共誅之是時丞相爲太尉本兵柄
適會其成功今丞相殊有驕色陛下謙讓臣主失禮竊爲弗取
也後朝上益莊丞相益畏

錄曰孟子言賢君必恭儉禮下此與霍光驟乘而宣帝蒞刺
在背者異矣惜盎不能克廣允恭克讓之旨反以驕主爲言
俾其君雖有堯舜之資而未勝韓彭之習終不免於逮繫僂

辱未必不自益言啟之也嗟夫以帝之至誠馭下勃之重厚
著聞始之莊敬如此終之殘虐如彼後世君臣欲其終始無
負不亦難乎

按書云愚夫愚婦一能勝予故君子無衆寡無小大無敢
慢漢文恭敬大臣禮也蓋乃忌勃而以為主臣交失豈誠
忠主之言哉若順帝於中常侍孫程等懷表爭功無人臣
禮帝欲徙封遠縣而周舉謂忘大德錄小過則益背矣蓋
程等挾廢立之威非若草昧之初羣臣論功拔劍擊柱者
比舉不以此時贊帝之決以章國憲而反稱程等雖韓彭
吳賈之功無以過不知天之所與孰能廢之微諸宦者帝
終不立乎遂使太阿之柄倒持十九侯之虐燄復熾誰生
厲階則舉雖有諤諤之忠不足蔽其亾漢之罪矣

上聞河南守吳公治行爲天下第一乃徵爲廷尉吳公薦洛陽
賈誼帝召爲博士是時誼年二十餘帝愛其辭博一歲中超遷
至大中大夫誼請改正朔易服色定官名興禮樂以立漢制更
秦法帝謙讓未遑

錄曰小畜之卦也以乾之剛健而爲柔巽所畜聖人繫之辭
曰密雲不雨自我西郊夫陰陽和而後雨澤降猶上下交而
後事功成也以帝操制作之柄而安於謙讓未遑誼兼有爲
之資而惑於年少喜事豈天未欲平治天下乎然君子以懿

文德者蓋道德經綸之業非一朝一夕之故孔子不云乎不患無位患所以立詎苟安於此益務沉潛韜晦之行以期厚積遠施則豈無大畜尚賢之君以武去帝殆不多也奈何當二十方餘之年輒爲痛哭自傷之狀賦鵬鳥弔靈均無乃太促此生之所短豈人之所疾哉

申屠嘉爲相時鄧通方愛幸嘉入朝通居上旁有怠慢之色嘉奏曰陛下愛幸羣臣則富貴之至朝廷之禮不可不肅朝罷嘉坐府爲檄召通詣丞相府不來且斬通恐訴上上曰汝第往通詣丞相府免冠徒跣謝嘉坐自如責曰夫朝廷者高帝之朝廷也通小臣戲殿上大不敬當斬吏合行斬之通頓首出血不解上度丞相已困通使使持節召通而謝丞相曰此吾弄臣君釋之通既至爲上泣曰丞相幾殺臣

錄曰愚觀申屠嘉之事而嘆漢廷之禮猶可言也夫幸臣者人主權寵之所歸也請託出於其門好惡在於其口大臣苟不自振望風俯首者多矣矧茲蹶張之夫非咸有一德之輔而能正朝廷之禮遏宵小之心帝豈終於未遑者哉至董賢冒三公之位絕炎統之傳上下方且甘心安能爲檄召詣乎此時學校雖興辟雍雖作不可與言禮矣

按文帝寵鄧通賜之嚴道銅山時鄧氏錢布天下而通不免餓死武帝愛韓嫣蹕道未行先乘副車比於王者而嫣

引道錄 卷之十一
卒爲太后賜死哀帝貴董賢土木衣錦繡奴僮賜禁兵而賢究以譴自殺夫以萬乘之尊而不能庇一匹夫豈非命哉由是知進身之不可不慎也董鄧不足論矣韓嫣士人猥以色舉其及也不亦宜乎

武帝時大將軍青貴幸有時侍中上踞廁而視之丞相弘燕見上或時不冠至如汲黯見上不冠不見也上嘗坐武帳中黯前奏事上不冠望見黯避帷中使人可其奏

錄曰此可見帝之秉懿卽所謂不學而知不慮而能者非有所勉強安排也由此心克之可以事上帝矣豈僅使臣下哉惜乎不能隨事致曲加以弘之忌湯之嫉帝之心漸肆矣此漢唐以來之通患求所爲允恭克讓者安得不寥寥乎

元朔五年詔曰蓋聞導民以禮風之以樂今禮壞樂崩朕甚閔焉其令禮官觀學興禮以爲天下先於是丞相弘等奏請爲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復其身太常擇民年十八以上儀狀端正者補博士弟子諸太常受業能通一藝以上補文學掌故卽有秀才異等輒以名聞自此公卿大夫吏彬彬多文學之士

錄曰武帝之初嘗舉趙綰王臧矣以太后不悅儒術而罷又嘗招選文學才智之士矣以相如辭賦臯朔詆諧而止至是欲導民以禮爲天下先此正申公力行之機也弘奈何僅置博士弟子文學掌故亦奚裨乎使當是時賈誼尙存以其移

風易俗之言道之則必有非常之建樹不但太初之制作而已惜乎長沙不返曲學斯興徒使公孫卿壺遂之徒得行其議而造端託始之論顧爲長說也嗟夫

按補博士弟子詣太常受業此卽周制胄適俊秀入太學之遺意也是時弘雖曲學然曰通一藝以上補文學掌故則是猶究心於禮樂之文熟習夫古先之制者也國家養育人材固厚期爲異日用公卿大夫由此焉出故外而兵刑錢穀之司大而水火工虞之事精而至於禮樂盡宜平時講復務得真傳一旦躬履其任坦然舉而措之處常順正則宏黼黻太平之謨遇變出奇足寄社稷安危之重是以復其身家優之廩給異其冠服而不與齊民伍也若徒絺章繪句雕琢曼辭國家大事旣非賦詩清談所可坐理而制舉帖括又剽竊聖賢糟粕彰諸施設空言無補刺謬尤多所謂隱居求志行義達道者安在乎歐文忠公遇人問文章輒告之政事曰文章止於潤身政事可以及物前輩用心如此後世之士平素不習臨事茫然是又曲學所深譏者矣

漢書武帝招致儒術之士其定禮儀十餘年不就或言古者太平萬民和喜瑞應辯至乃采風俗定制作上聞之制詔御史曰蓋受命而王各有所由興殊路而同歸謂因民而作追俗爲制

也議者咸稱太古百姓何望漢亦一家之事典法不傳如子孫何化隆者闕博治淺者褊狹可不勉與乃以太初之元改正朔易服色封太山定宗廟百官之儀以爲典常垂之於後

錄曰漢興至是已百年黎民醇厚幾致刑措雖魯兩生復起亦可與有爲之時也尙何人各爲說邪當時徐樂兒寬可謂知言矣樂之言曰賢主獨觀萬化之原寬之言曰天子建中和之極兼總條貫金聲而玉振之帝惟多欲之故以是趨起不就歷十餘年而夏時之正秦俗之繆翻然改革亦可見其雄材大畧與紛紛負更制之名者異矣

宣帝時諫大夫王吉上疏曰陛下惟思世務將興太平詔書每下民欣然若更生臣伏思之可謂至恩未可謂本務也欲治之主不世出公卿幸得遭遇其時言聽諫從然未有建萬世之長策舉明主於三代之隆者也其務在期會簿書斷獄聽訟而已此非太平之基也臣聞安上治民莫善於禮故王者未治禮之時引先王禮宜於今者而用之願陛下述舊禮明王制毆一世之民躋之仁壽之域則俗何以不若成康壽何以不若高宗上以其言爲迂濶吉遂謝病歸

錄曰天下將治則禮樂爲實用天下將衰則禮樂爲虛文以帝之賢而褒王成賞黃霸綜覈名實何有於述舊禮明王制哉而顧謝之日迂濶沿至成帝始建辟雍設庠序陳揖讓衣

冠則何益矣以是知日不暇給規模宏遠者願治之本體而禮文騷屑元氣不存者漸衰之末務也

按漢宣時循吏最多而吉言非本務非尤夫務簿書期會斷獄聽訟之不可而尤夫不引先王之禮而用之今亦猶賈生譏刀筆筐篋爲俗吏以其不知大體也然孝文家給人足孝宣號稱中興當時民風尙存三古遺意是則非盡不知本務也憂時之士慮患未萌恐其積漸輕重至於後不可挽耳夫務簿書期會斷獄聽訟尙非本計何況舞文鬻獄者邪欲躋民仁壽者當知所變計矣

綱目建武五年初起太學帝還視之稽式古典修明禮樂煥然文物可觀

錄曰平帝元始四年嘗起辟雍矣何以不錄與光武有志興復古禮內建學校外徵處士皆西京未暇爲者且當干戈倥偬之際寇盜縱橫之時則固可嘉矣抑帝少與嚴光同學及物色而至人且敬信服之何不用以教太學一君一師媲美同德宜無不可留者而乃拜爲諫議不知當代師表將何所屬以時論之似無有出光之右者矣

肅宗章和元年召曹褒詣嘉德門令持班固所上叔孫通漢儀十二篇敕曰此制散畧多不合經今宜依禮條正使可施行於南宮東觀盡心集作褒旣受命乃次序禮事依準舊典雜以五

經識記之文撰次天子至於庶人冠昏吉凶終始制度爲卷百五十奏上和帝卽位褒乃爲作章句帝遂以新禮二篇冠

錄曰漢叔孫通之制禮君子不能無遺憾也褒復慕之晝夜研精寢則懷筆札行則習文書及其措之制作又雜以五經識記之文然則非叔孫之所遺乃時王之所尙爾夫禮之大原出於天具於人心聖人一言蔽之曰毋不敬褒旣沈吟專思當其念至忘所之適其果毋不敬乎儼若思乎徒取識記固不可爲典要也

唐書禮樂志古者宮室車輿以爲居衣裳冕弁以爲服尊爵俎豆以爲器金石絲竹以爲樂以適郊廟臨朝廷事神而治民其歲時聚會以爲朝覲聘問歡欣交培以爲鄉射食饗合衆興事以爲師田學校下至里閭畎畝吉凶哀樂凡民之事莫不出於禮由之以教其民爲孝慈友弟忠信仁義者常不出乎居處動作衣服飲食之間蓋其朝夕從事者無非此也故其治出於一而禮樂達諸天下遭秦變古後之有天下者自天子百官名號位序宮車服器一切用秦雖有欲治之主思所改作不能超然遠復三代之上而牽其時俗稍卽以損益大抵安於苟簡而已其朝夕從事則以簿書獄訟兵食爲急曰此爲政也所以治民至三代禮樂具其名物而藏之有司時出而用之郊廟朝廷曰此爲禮也所以教民此其治出於二而禮樂爲虛名

錄曰此歐陽子之論萬古之至言也夫先王制禮以其所躬
行實踐措之以辨上下定民志又以其會極歸極發之以事
天地和萬民本於身心性情之間以立節文體用之則安得
不出於一而何有於不達也自秦以下無天德爲之本王道
爲之用其於節文遺制罔知攸措甚者登降之不知尊卑之
無序且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間尙多慚德又安能建中和
之極而使禮樂刑政不出於二哉此古今判渙之原禮樂盛
衰之始不可不察也

通鑑貞觀元年春正月上宴羣臣奏秦王破陳樂太宗曰朕昔
委專征民間遂有此曲雖非文德之雍容然功業所由不敢忘
也封德彝曰陛下以神武平海內文德豈足比乎上曰戡亂以
武守成以文文武之用各隨其時卿謂文不及武斯言過矣

錄曰夫子嘗謂武盡美未盡善也夫以武之應天順人又得
周公制作尙有未盡善之嘆帝雖能除隋亂未臻至治封德
彝從而諛之至謂教化不及政刑武功優於文德是何心哉
蓋不待貶斥而貽笑千古矣

六年秋七月上宴近臣于丹霄殿長孫無忌曰王珪魏徵昔之
仇讐不謂今日得同此宴太宗曰徵珪盡心所事我故用之然
徵每諫不從我與之言輒不應何也徵曰臣以事爲不可故諫
若不從而臣應之則事遂施行故不敢上曰應而復諫何傷曰

昔舜戒羣臣爾無面從退有後言臣心知其非而口應之乃面從也豈稷契事舜之意邪上笑曰人言魏徵舉止疎慢我視之更覺嫵媚徵起頓首謝

錄曰嘗讀易之中孚而觀王魏之出處未嘗不喟然嘆也夫隱太子非負荷之器而徵珪事之所謂翰音登于天何可長也一旦幡然改圖明以投明斷以資斷所謂鶴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縻之安得不盡心所事乎向使不遇英主不過俘囚之賤而已所謂得敵或鼓或泣或歌徵蓋不能不恣其嫵媚也豈非君子之幸乎哉

七年春正月宴玄武門奏七德九功舞本秦王破陳樂更名七德舞是也太常卿蕭瑀以爲形容未盡請并寫劉武周薛仁果竇建德王世克擒獲之狀太宗曰彼皆一時英雄朝臣或嘗北面事之使覩其故主能不傷乎瑀謝不及時魏徵欲上偃武修文故每侍宴見七德舞輒俛首不視見九功舞則諦觀之

錄曰孟子曰獨樂樂與人樂樂孰樂曰不若與人與少樂樂與衆樂樂孰樂曰不若與衆太宗庶幾與人與衆者矣徵不推明其意而輒俛首不觀異乎孟子之導齊王者矣

十二年帝還宮宴五品以上于東宮上曰貞觀之前從朕經營天下玄齡之功也貞觀以來繩愆糾繆魏徵之功也皆賜之佩刀又曰朕政事何如往年徵曰往以未治爲憂故德義日新今

以既治爲安故不逮貞觀之初恐人不諫常導之使言悅而從之今雖勉從猶有難色所以異也上曰可得聞與對曰陛下昔欲殺元律師孫伏伽謂法不當死賜以蘭陵公主園此導之使言也司戶柳雄妄訴陛下欲誅之納戴胄之諫而止是悅而從之也近皇甫德參諫修洛陽宮陛下恚之雖以臣言而罷勉從之也上曰非公不能及此人苦不自知爾

錄曰觀易之吉凶消長可以知諫諍之進退得失矣漢屈羣策高祖以大度臨之其所用於漢者卽其所棄於楚者也易曰東鄰之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祀實受其福其漢祖之謂乎唐懲隋亂太宗以重賞激之其盡忠於唐者卽其獻諛於隋者也易曰不遇其祖遇其妣不及其君遇其臣其唐宗之謂乎然重賜之加不可爲繼惟以至公處之無我臨之庶幾無始勤終怠之弊乎抑太宗之世君臣宴會不以盤樂怠傲自安惟以納諫修文相厲可謂能知自強者矣此貞觀之治所以煥然可觀也

玄宗開元十七年八月癸亥上以生日宴百官于花萼樓下左丞相源乾曜右丞相張說帥百官上表請以每歲八月五日爲千秋節布告天下咸令宴樂

錄曰以生日而思劬勞者人子愛慕之情也因生日而致頌禱者臣子忠愛之願也唐之此禮未爲過舉但說與乾曜未

嘗發乎本心之誠特因上之宴賜故效此以容悅耳非若天
保祝君之懇至也及明年二月復令百官選勝行樂豈不近
於流連荒亾者乎

肅宗卽位靈武文武官不滿三十人制度草創武人驕悍大將
管崇嗣在朝堂背闕而坐言笑自若御史李勉奏彈之繫於有
司上特原之嘆曰吾有李勉朝廷始尊

錄曰自金鑑之後唐之宗社板蕩矣勉以宗臣之表立綱陳
紀當與人殊其尊朝廷特暫時片言之間非有範圍周旋之
等使帝因是而知承運之不可苟幾微之不可忽加勉以大
任時舉而抨彈之奮其乾斷以折武夫悍將之氣不使偏裨
得凌主帥節度廢立得由軍士異日藩鎮之擾不如是也徒
務姑息爲恩不知漸不可長獨一李勉如唐室何故觀上之
特原而惜唐之不振矣

舊唐書德宗尊郭子儀爲太師號尙父詔曰天地以四時成物
元首以股肱作輔公台之任鼎足相承上以調三光下以象五
岳允釐庶績鎮撫四裔體元和之氣根貞一之德功至大而
不伐身處高而更安尙父比呂望之名爲師增周公之位具官汾
陽郡王天降人傑生知王佐訓師如子料敵若神扶翼宗祊載
造區夏於國有難勞其戡定於邊有寇藉其驅除安社稷何有
於絳侯定羗戎無踰於克國絳臺綏四散之衆涇陽降十萬之

師勲高今古名譽遐荒忠貞已懸於日月寵遇當冠於人臣尊其元老加以重號

錄曰夫有謙光之德而後有至顯之號尙父者周所以尊太公也由漢歷唐惟子儀可以當之無愧若王行瑜劉守光特逆命之魁耳錢鏐雖有保障吳越之功加於一方則可加於天下則未也

按師尙父之號昉自周太師呂尙蓋因其官而尊之因其名而親之也古人尙質相呼以名其曰尙父與尙書君奭君牙正同若齊桓任管仲稱之仲父項羽用范增呼曰亞父大畧可見夫三公承天論道爲國元老不特禮絕百僚卽天子亦所當敬故因其官因其名而加之號以展尊親之意子儀以字行而德宗亦號之師尙父僅沿其名而不考其所自此何禮也厥後屢以此號加於叛竊其例遂止如秦始號不韋爲仲父而繼此遂無襲之者也蓋名以人重豈人以名重邪

綱目肅宗寶應元年秋郭子儀入朝以程元振忌遂留京師代宗大曆二年二月郭子儀入朝囚子郭曖待罪十二月郭子儀入朝以魚朝恩素惡子儀發其父塚不較四年春郭子儀入朝以元載告魚朝恩謀不利不聽九年春郭子儀入朝增朔方卒十年春郭子儀入朝奏除州縣官一人不報十三年冬郭子儀

入朝至是凡七書法曰此子儀所以爲純臣也

錄曰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間夫子書朝于王所者二如京師者一而肅代二十餘年間朱子書子儀入朝凡七且目不絕書人不絕談莫匪守禮之實所以功蓋天下而主不疑位極人臣而衆不嫉也光弼愧之多矣易曰勞謙君子有終吉繫辭曰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厚之至也語以其功下人者也德言盛禮言恭謙者致恭以存其位者也其令公之謂夫

按馮唐對武帝云古者遣將命辭曰闔以外將軍制之此將將之道而非將兵者敢以自挾也蓋臨陣勦敵呼吸變幻乘瑕投隙間不容髮若必奏請廟謨或從中制必致往

返遲延坐失機會故惟兩軍相當則以一將爲行止外此而進退去留惟君所使所以安臣分也戰國時務相爭勝權在帥師於是有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之說孫武斬寵姬吳王請而弗許穰苴戮莊賈齊王赦而不從甚至亞夫細柳之營其令不能行於士卒夜驚格鬪直至帳下而其威反欲加於天子不得馳驅則上下倒置非禮之尤者矣夫大將之令所以能行於軍中者亦以有天子命故耳倘將不知有君士卒又安知有將哉光弼素治軍嚴重諸將莫敢仰視迨至徐州恃功驕蹇屢召不赴田神功等遂不復稟畏以至愧恨而死順逆之際胡可昧然且臣之事君

也非但爲君亦以全己苟執持前說以逞己私下益其驕
上滋其忌身必不能令終且爲後人藉口如僕固懷恩李
懷光輩皆亞夫爲之厲階也汾陽功蓋天下而片紙出召
束身歸朝鄂王功已垂成而金牌一至卽便解嚴知有君
命而不知有己之功故見容於猜主而誠無不孚卽遭折
於權姦而忠益顯白斯千古臣節之極則矣

宋記太祖嘗讀二典嘆曰堯舜之時四凶之罪止於投竄何近
代法網之密邪於是立法鞭朴不行於殿陛罵辱不及於公卿
故自開寶以來犯大辟非法理深害多得貸死惟賊吏棄市未
嘗容貰

錄曰此宋朝家法過漢唐後世鮮能及也夫禮義廉耻人主
所恃以鼓動維持舉末世於三代之隆者也縉紳之所以異
於閭閻君子之所以別於凡民所繫非細誠如賈生所云小
吏詈罵而榜笞之豈可以令衆庶見乎故終宋之世雖臣下
有罪苟非贓犯法當竄逐人君自請與一善地未聞有受杖
而斃受戮而辜者豈非祖宗用心之厚子孫守法之善乎使
臣以禮莫大乎是

太宗嘗召翰林學士竇儀草制儀至苑門見上岍憤跣足而坐
因卻立不肯進太祖遽索冠帶而後召入儀遂言曰陛下創業
垂統宜以禮示天下不然恐豪傑聞而解體太祖歛容謝之由

是對近臣未嘗不束帶

錄曰帝之室欲非古之多欲者比其舛憤跣足一時之偶爾索冠歛容出於中心之誠非有所矯揉而爲之也儀本以厚重見推豈肯陷君無禮哉其卻立不進庶幾自重之道君臣之間蓋兩得之矣

太平興國八年親試禮部貢士于講武殿始分三甲錫宴于瓊林苑寵之以詩遂爲定制

錄曰鹿鳴之宴賓興之盛舉也瓊林之宴俊造之殊恩也士方始進而禮意之優渥不殊盛時宴饗賓客之典彼懷才抱德銳志登庸者有不感激朝廷養士之厚哉

按後唐張文寶知貢舉所放進士中書有覆落者乃請下學士院作詩賦爲貢舉格命李懌爲之懌曰予少舉進士登科亦偶然爾假令予復就禮部試未必不落第安能與英俊爲準格邪歐陽修謂其識主司之體夫文章無一定之評科名非一世之積矧後生可畏來者正未可量而可宴然自詡爲作者乎宋杜正獻聞人善屬文卽記其名緘之篋中劉集賢見後輩詩文輒稱揚不已韓忠獻見人所作稍工必斂手曰琦所不及古之大君子虛已自下實出中心之誠非僅謙退不遑而已然則懌之言亦自道其實耳世之得科名者慎無以文爲必得也可

仁宗天聖四年侍講胡瑗當召對例須先就閣門習儀瑗曰吾平生所讀書卽事君之禮也何以習爲閣門奏准令就舟次習之上亦不之強人皆謂山野之人必失儀及登對乃大稱旨上謂左右曰胡瑗進退周旋舉合古禮

錄曰今時朝見之禮俱赴鴻臚習儀正恐草莽不知遂成故事載之典章而瑗獨破例上亦不強可見主德優容無所不至而盛時氣象亦畧可占矣

按司馬文正之喪伊川主之士大夫弔者見其動合古禮無纖微之愆東坡譏其父在何所演習而得純熟如有左袒伊川者以嘗丁母艱爲解後考亭論曰夫人自幼入小學因其良知良能首教以愛親敬長理會曲禮少儀儀禮內則凡周旋進退詠歌舞蹈人倫之大已無不講習及至大學則又持守而充拓焉有臨事不純熟者乎古人謂居喪讀禮亦平時理會過到臨事更加檢點非謂直至居喪始讀也此條正可合看

神宗熙寧元年富弼入覲許肩輿至殿門帝御內東門小殿令其子掖以進且命毋拜坐語從容訪以治道弼知帝果於有爲對曰人主好惡不可令人窺測苟可測則姦人得以傳會當如天之監人善惡皆所自取然後誅賞隨之則功罪無不得其實又問邊事對曰陛下臨御未久當布德行惠願二十年日不言

兵帝默然至日昃乃退

錄曰當仁宗之相弼也嘗有言曰隆之以虛禮不若推之以至誠今觀肩輿至殿坐語毋拜所謂禮也諫則必行言則必聽所謂誠也以神宗之初政如日方升而弼之老成如著方決誠哉對病之藥立效之砭乎奈何其不然也轉沛然之勢而爲默然之應虛禮雖隆推誠未至觀於二帝之間而其得失之判若霄壤矣

哲宗元祐元年詔太師文彥博平章軍國重事時年八十一太后特隆其禮令班宰相上六日一朝兩月一赴經筵時公對上恭甚進士唱名侍立終日上屢卻曰太師少休公頓首謝立不去及程頤爲侍講以師道自居每侍上色甚莊繼以諷諫上畏之或謂曰君視潞公何如頤曰潞公三朝大臣事幼主不得不恭吾以布衣爲上師傅其敢不自重此吾所以不同也

錄曰孟子曰曾子師也父兄也子思臣也微也以潞公而當正叔之任必不肯廢坐講之禮以正叔而居潞公之位又豈能易敬慎之常所謂易地則皆然也

蘇軾爲翰林學士每經筵進讀至治亂興衰邪正得失之際未嘗不反覆開導覲有所啟悟嘗召見便殿太皇太后問曰卿今居何官曰待罪翰林學士曰何以遽至此曰遭遇太皇太后皇帝陛下曰非也豈大臣論薦乎曰亦非也軾驚曰臣雖無狀不

引通鑑 卷之十一
敢自他途以進曰此先帝意也先帝每誦卿文必嘆曰奇才奇才但未及進用耳軾不覺哭失聲太皇太后與帝亦泣已而命坐賜茶撤御前金蓮燭送歸院

程頤請就崇政延和殿講讀上疏曰臣近言邇英漸熱乞就崇政延和殿聞給事中顧臨以延和講讀爲不可臣料臨意不過謂講官不可坐殿上以尊君爲說爾臣以本朝故事言之太祖召王昭素講易真宗令崔頤正講尙書邢昺講春秋皆在殿上坐講立講之儀始於明肅太后之意此祖宗尊儒重道之盛美豈獨子孫所當法萬世帝王所當法也今世俗之人能爲尊君之言而不知尊君之道人君惟道德益高則益尊若勢位則榮高極矣尊嚴至矣何可復加也

錄曰程頤之議坐講也凜乎其正蘇軾之見便殿也懼乎其遇一則宋朝家法遠過漢唐一則太后慈仁有同堯舜百世而下令人起敬起慕之不置豈不美哉

按程子嘗言二蘇聰明過人所說語孟儘有好處蓋天地間道理不過如此有時見得到皆聰明之發也楊道夫言坡公苦與伊洛相排程允夫謂其躬行不在二程後至朱子與汪尙書往復辨蘇學邪正言其文之高妙處只是說禪如大悲閣中和院記之屬且以禪攻禪竊意二程之學始焉未得其要亦不免出入於佛老迨返而求諸六經踐

弘道錄 卷之十一
履篤實然後辭而闕之東坡年少氣豪其始也直欲凌轢
楊韓希心顏孟何嘗不痛詆禪學及至中歲坎坷淪落其
抑鬱無聊填塞胸臆不得不托身清淨空虛以澹其利鎖
名韁之習如昌黎在憲宗時上表請燒佛骨頗爲伊洛所
推許晚年流竄困折之餘被大顛覷着病根便致造廬海
上留衣作別昌黎非果於忘世者而大顛以曠達之說破
之不覺爽然爲其所引自古文人不得志於時藉此排遣
往往有之神宗誦其文第目之爲奇才以云正學則蘇之
與程固自有辨然又何待辨哉

禮志太祖卽位之明年太常博士聶從義上三禮圖詔集儒士
詳定開寶中命中丞劉溫叟舍人李昉知制誥盧多遜補闕賈
黃中員外郎和峴等撰開寶通禮二百卷本唐開元禮損益之
旣又定通禮義纂一百卷太宗尙儒雅修明典章大抵曠廢舉
矣真宗承重熙之後天下無事於是封泰山祀汾陰蓋一時彌
文之制也仁宗天聖初博士王皞取國初至乾興所下詔勅刪
去重複類以五禮之目爲禮閣新編六十卷景祐四年賈昌朝
撰太常新禮及祀儀皇祐初文彥博撰大饗明堂記二十卷至
嘉祐中歐陽修纂集散失命官設局主通禮而記其變及新禮
以類相從爲百卷賜名太常因革禮異於舊者蓋十三四焉
錄曰愚觀史之微意而爲仁宗致惜不旣多乎何也太祖承

五代之亂雖以禪受而王未能身任制作之實太宗當興國之運昆從多致慚沮何有盡善盡美之圖真宗彌文之制不滿者多矣至於仁宗當積德百年之餘正制禮作樂之日且帝之所稟者以仁禮存心其所施者以敬愛爲本固非他君可髣髴也苟有如周公者輔而相之建中和之極金聲而玉振之何至率吏文之舊無著述之體如史氏所惜哉且仁宗篤於好學嘗因王洙講周禮命畫車服冠冕邊豆簠簋之制而不能詳其制作之本以自企於三代之隆况其他者乎夫至禮與天地同序至樂與天地同和苟非天下至誠盡其性以至參贊天地不能及也宋興人主之學惟務博覽如太平廣記冊府元龜類皆一時文具然則仁宗之所好亦不過器數之末爾無怪乎不能副所望也

朱熹乞修三禮云臣聞之六經之道同歸而禮樂之用爲急遭秦滅學禮樂先壞漢晉以來諸儒補緝竟無全書其頗存者三禮而已周官一書固爲禮之綱領至儀法度數則儀禮乃其本經而禮記郊特牲冠義等篇乃其義疏耳前此猶有三禮通禮學究諸科禮雖不行而士猶得以誦習而知其說自熙寧來王安石廢罷儀禮獨存禮記之科棄經任傳遺本宗末其失已甚而博士諸生不過誦其虛文以供應舉其間亦有因儀法度數之實而立文者則咸幽冥而莫知其源一有大議率用耳學臆

斷而已臣嘗考訂其說欲以儀禮爲經而取禮記及諸經史雜書所載有及於禮者皆以附本經之下具列註疏諸儒之說畧有端緒而私家無書檢閱無人抄寫久之未成望特詔有司許就秘省關借禮樂之書自行招致舊日學徒令其編類逐月量支錢米以給飲食庶可興起廢墜垂之永久使士知實學異時可爲聖朝制作之助則斯文幸甚

錄曰宋自中葉濂洛關閩諸賢輩出周子曰陰陽理而後和故禮先而樂後曰優柔中平德之盛也天下化中治之至也是謂道配天地古之極也程子曰禮所以立身也安禮而和樂斯爲盛德矣曰禮之所尊尊其義也失其義存其數祝史之事也張子曰禮所以持性禮本出於性持性反本也曰禮非止著見於外亦有無體之禮除了禮天下更無道矣朱子曰禮是天理之當然欠他一毫不得添他一毫不得惟是聖人之心與天合一故行出這禮無一不與天合嗚呼斯數言者豈非制作之本與苟使羣摺得其位行其道宋之一代禮樂必有以參於先代者奈何徒自修之於家未見達之在上而王呂章蔡秦韓賈史之徒相繼居位擅制作之權致使學士大儒無書檢閱無人抄寫亦可慨矣雖然尙有學徒可集及門可托較以今之勢利併學徒及門無聞焉而甘心毛穎自相對局其爲寥落又何啻什百乎

按周禮一書河間獻王得之李氏至劉歆篤信爲周公致治太平之迹始置博士教授雖陳氏歐陽氏及何休蘇轍胡宏有紛紜之論然教民養士之法纖悉備具自非聖人經畫區處無此各當若夫禮記則諸儒各撰所聞成非一人之手如公孫尼子作緇衣呂不韋作月令漢博士述王制公孫弘記樂記河間獻王所上者一百三十一篇后蒼撰說者一百八十篇戴聖刪之止存四十六篇而劉向所校凡五種合之且二百四十篇後世所傳卽戴聖刪本而儀禮自魯高堂生以來延及徐襄公戶滿意極生單次瑕丘蕭奮皆有傳焉然儀禮有冠禮而禮記便有冠義儀禮有昏禮而禮記便有昏義以及燕射之類莫不皆然故考亭定禮記爲儀禮義疏實非臆斷但禮記中殊多謬說如檀弓所載變禮之始及孔門諸事王制稱方伯三監內則言士大夫之妻入宮乳世子是皆不經不可盡信又如儒行誇詡鋪張類戰國之氣習明堂位七年還政備新莽之潛移焉知非當時藉以自文者哉倘編修果成當必刊訛著正萬世可遵而惜其不遂也洵乎著述之手曠世難逢其人而書籍之資廩給之費學徒之助成不可少此編纂之所以難也

弘道錄卷之十一終

弘道錄卷之十二

明刑部員外郎仁和邵經邦弘齋學

皇清詹事府少詹事四世孫遠平補案

父子之禮

虞書祇載見瞽瞍夔夔齊慄瞽亦允若

錄曰漢高帝嘗賞家令矣以太公之迎擁篲也人皆曰父不得而子又嘗幸新豐矣以太公之樂箕踞也人皆曰君不得而臣而不知此咸丘蒙之說也夫父子之分本乎知覺自然之性先天地而立者也君臣之禮由於上下維持之故後天地而生者也是故父子之分可該乎君臣之禮君臣之禮不

可易乎父子之分彼以擁篲爲敬者曾知所謂祇載見者乎以箕踞爲樂者曾見所謂夔夔齊慄者乎以云父不得而子者片言之間毫釐千里不可以不明辨也

孟子孝子之至莫大乎尊親尊親之至莫大乎以天下養爲天子父尊之至也以天下養養之至也

錄曰孝子之至莫大乎尊親舜旣爲天子矣何不尊瞽瞍爲帝也又曰爲天子父尊之至也舜雖不尊瞽爲帝亦未聞稱堯爲父也斯二者何居曰追王之禮至周始備似未可依舜以爲據而皇伯之號自宋始著尤不當準濮以爲法要之天敘天秩不可改也繼統承祧不可後也其所以不可後者立天下之大本所以不可改者行天下之達道也二者固並立並行而不相悖也苟徒執尊親爲重而不以統緒爲尊是不知舜繼堯之大也徒執所後爲重而奪其私親之恩是不知尊瞽之至也其失在不善觀爲君者有父道之言遂以爲真父而不可易亦不善觀爲人後者爲之子之言遂以爲真子而不可改也故皆有所不達也

中庸子曰舜其大孝也與德爲聖人尊爲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

錄曰或問舜未嘗尊瞽瞍也何以曰宗廟饗之亦未嘗傳子也何以曰子孫保之曰此大聖之心人所不能窺度者也夫

瞽瞍無與於帝之統者也尊之則未必能饗矣商均未及乎
薦之天者也傳之則未必能保矣尊瞽瞍爲天子父尊之至
也饗瞽瞍以天子禮饗之至也故曰宗廟饗之也虞思封于
虞胡公封于陳大聖人之後封之至也故曰子孫保之也
禮祭法夏后氏禘黃帝而郊鯀

錄曰劉氏註曰五帝官天下自虞以上祖功宗德當如鄭註
之說三王家天下則鯀當爲祖亦不當郊耳曰此正所謂並
立並行而不悖者也夫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
堯此純乎統承之義蓋以官天下言也而爲天子父瞽瞍之
尊固自若也初未嘗併廢其所親也至禹立功本於致孝而
地平天成萬世永賴殷薦之上帝故不得不以鯀配蓋以家
天下言也矧鯀之治水多歷年所有鯀而後有禹則今之東
漸西被豈敢忘所自哉然而鯀之名亦自若也初未嘗追尊
以爲帝也此二帝三王之禮萬世無弊者也

按郊祭之禮爲有天下者所最重蓋人主不可一歲不事
天故冬至郊祀而以始祖配饗三代以上皆然有虞郊嚳
夏后郊鯀尊親不同但鯀之得郊論者羣以爲非是不過
謂被殛之人豈可與皇天合撰不知鯀之殛非死刑也宋
太祖讀二典歎曰堯舜之時四凶止於投竄何近代法網
之密邪此語可爲確証孟子以竄爲殺朱子訓殛爲誅蓋

本左氏誅四凶之文至蔡仲默註尚書亦覺其誤而特改
 極之釋為拘囚困苦非背師說也且鯀之治水亦非無功
 也倘非先此之九載勤勞安得八年底績乎子孫之於父
 祖諱其惡而彰其功何況身為天子反追求先人之疵不
 得與於大祀詎情理之所敢出哉桓元篡位以祖葬兵死
 而止立禰廟以前俱不奉祀此無父無君之尤者烏可據
 為例邪

商書高宗彤日越有雉雉祖已訓于王曰惟先格王正厥事惟
 天監下民典厥義降年有永有不永非天天民民中絕命民有
 不若德不聽罪天既孚命正厥德乃曰其如台嗚呼王司敬民
 罔非天亂典祀無豐于昵

錄曰按高宗以上祖丁傳南庚南庚傳陽甲乃祖丁之子自
 是歷盤庚小辛小乙三傳皆祖丁之子兄終弟及惟高宗乃
 小乙之子繼立則祖已之訓有自也彤者繹而祭之名也向
 祭於宗而又祭於禰迺小乙也於是而有雉雉之異天所警
 於武丁至矣其曰罔非天亂即為人後者為之子之義也曰
 典祀無豐于昵即不得顧私親之義也夫高宗親承嫡嗣紹
 有父服惟陽甲盤庚小辛在上一豐于昵即有變微矧在後
 世可不思哉

禮記文王為世子朝於王季日三鷄初鳴而衣服至寢門外問



引文錄 卷之十二 四
內豎之御者曰今日安否何如曰安文王乃喜及日中又至亦如之及莫又至亦如之其有不安節則內豎以告文王色憂行不能正履王季復膳然後亦復初食上必在視寒煖之節食下問所膳命膳宰曰未有原應曰諾然後退武王帥而行之不敢有加焉

錄曰問寢視膳常行之事也而曰不敢有加者蓋人子之心無窮或至於太過則反不能及矣宋孝宗之事高宗父子處於一室既同寢聯榻復截竹爲筒空其間置金彈一丸時復往來以通安否則近於兒女子態文武之所不敢加者也

淮南子周公之事文王也行無專制事無由已身若不勝衣言若不出口有奉持於文王洞洞屬屬然如弗勝如恐失之可謂能子矣

錄曰以周公之擅制作而曰行無專制事無由已何也蓋禮樂者朝廷之事已可得而專也志行者存歿之規非已之可專也人惟三年無改而後萬世不易凡有一日之專則非終身之慕矣此家與國之異同人子所當知也

孝經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是以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祭詩云我將我饗維羊維牛維天其右之儀式刑文王之典日靖四方伊嘏文王既右饗之我其夙夜畏天之威于時保之

錄曰陳氏曰天卽帝也郊而曰天尊之也故以后稷配焉后
稷遠矣配稷于郊亦以尊稷也明堂而曰帝親之也故以文
王配焉文王親也配文王于明堂亦以親文王也尊尊親親
而周道備矣然則郊者古禮而明堂者周制周公以義起之
也愚觀明堂之饗不但崇以虛禮而必曰儀式刑文王之典
此嚴父配天之實也天者尊而不可尚故曰庶其饗之不敢
加一辭焉於文王則所以法之者不一而足天不待贊法文
王所以法天也末言畏天之威而不及文王者統於尊也畏
天卽所以畏文王也天與文王一也後世明堂郊祀間亦舉
行而紛紜聚訟治效不古則崇之以虛禮不若隆之以實事
之爲愈也

按郊祀后稷以配天周公所制鄭康成誤解國語禘嘗之
文謂禘卽是郊以嘗配饗劉炫因之遂云夏正郊天后稷
配也冬至祭天帝嘗配也殊不知周正郊天配稷非以嘗
配卽夏正郊稷祈穀並非配天觀左傳孟獻子曰郊祀后
稷祈農事也其言可據况禘嘗之禮行於始祖廟中而郊
天則惟汜埽反道掃道而祭至於祈穀郊稷雖亦祭于郊
自有置立之壇壇社稷本是一壇上無棟宇喪國之社月
則屋之
令祈穀於上帝者因社主祭地地生萬物故祈穀必於斯
中庸謂郊社之禮所以祀上帝地統於天亦曰上帝也諸

引道金 卷之十二 九
侯不得祭天而社稷在所必祭配天郊稷歌生民之詩祈
穀郊稷歌思文之詩一是履帝武敏歆推本所生之異一
是帝命率育稱頌養民之功意指本不相混其四鄉各立
方社亦爲祈穀則但土穀之神與諸侯不同耳明堂九室
一室有四戶八牖上員下方方一百一十二丈東西南北
中各從其色各異其名王者歲入十八宗祀一告朔布政
十二四時迎氣祀五帝四養老一迎氣祀五帝卽月令帝
太昊帝炎帝帝黃帝帝少昊帝顓頊之屬故禮儀志曰明
堂者所以通神靈感天地出教化崇有德也

敢問聖人之德何以加於孝乎故親生之膝下以養父母日嚴
聖人因嚴以教敬因親以教愛聖人之教不肅而成其政不嚴
而治其所因者本也父子之道天性也父母生之續莫大焉故
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謂之悖德不敬其親而敬他人者謂之
悖禮君子則不然言思可道行思可樂德義可尊作事可法容
止可觀進退可度以臨其民是以其民畏而愛之則而象之故
能成其德教而行其政令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不忒

錄曰此教敬教愛萬世人子之良規也夫嚴父配天莫大之
典未易稱也文王在上於昭于天未易法也而不知生之膝
下一體而分其分至嚴而未之或違也其道至高而莫之與
間也能循循於言行政事容止進退之間而所以儀式刑者

不外是矣詩不云乎紹庭上下陟降厥家有事於尊祖配天者當以此爲法

書顧命乙丑王崩太保命仲桓南宮毛俾爰齊侯呂伋以二千戈虎賁百人逆子釗于南門之外延入翼室恤宅宗丁卯命作冊度王麻冕黼裳由賓階濟卿士邦君麻冕蟻裳入卽位太保太史太宗皆麻冕彤裳太保承介圭上宗奉同瑁由阼階濟太史秉書由賓階濟御王冊命曰皇后憑玉几道揚末命命汝嗣訓臨君周邦率循大卞燮和天下用答揚文武之光訓王再拜興答曰眇眇予末小子其能而亂四方以敬忌天威乃受同瑁王三宿三祭三咤上宗曰饗太保受同降盥以異同秉璋以酢授宗人同拜王答拜太保受同祭濟宅授宗人同拜王答拜太保降收諸侯出廟門俟

錄曰此天王之卽位天下萬世敦乎其禮夫子法之以作春秋者也夫天王承天受命與諸侯本相懸也而體元居正大一統正五始則諸侯至天子一也故春秋書元年公卽位其成康周召之遺法與後世若漢武帝唐太宗知有顧命而不知虎賁干戈迎自南門示以臨君大寶之禮周勃狄仁傑知迎太子而不知作冊度陳寶玉命以率循大卞之法至宋太祖大漸宮人私侍皆不得聞卒啟燭斧之疑千古未破又豈所以燮和天下也哉若乃納君拒父兄攝子逐往往稱干比

弔金 卷之十二
戈納賂招賄較之斯禮何啻逕庭邪

禮冠義凡人所以爲人者禮義也禮義之始在於正容體齊顏色順辭令而后禮義備以正君臣親父子和長幼而后禮義立故冠而后服備服備而后容體正顏色齊辭令順故冠者禮之始也古者聖王重冠冠禮筮日筮賓所以敬冠事敬冠事所以重禮重禮所以爲國本也故適子冠於阼以著代也醮於客位加有成也三加彌尊喻其志也冠而字之敬其名也古者冠於廟所以尊重事尊重事而不敢擅重事所以自卑而尊先祖也錄日子之於親曰必三朝服必三年而親之於子冠必三加所以禮其子也故冠雖有異代士與諸侯同一阼也季武子請及兄弟之國而假備乃冠于衛成公之廟則非禮矣以爲敬大國之命則可以爲嘉魯襄之成則不可也

國語趙文子冠見欒武子曰美哉昔吾逮事莊主華則榮矣實之不知請務實乎見中行宣子曰美哉惜也吾老矣見范文子曰而今可以戒矣夫賢者寵至而益戒不足者爲寵驕故興王賞諫臣逸王罰之見郤駒伯曰美哉然而壯不若老者多矣見韓獻子曰戒之此謂成人成人在始與善始與善善進善不善蔑由至矣始與不善不善進不善善亦蔑由至矣如草木之產也各以其物人之有冠猶宮室之有墻屋也糞除而已又何加焉見知武子曰吾子勉之夫成子道前志以佐先君道法而卒

以政可不謂文乎夫宣子盡諫於襄靈以諫取惡不憚死進可不謂忠乎有宣子之忠而納之以成子之文事君必濟見苦成叔子曰抑年少而執官者衆吾安容子見溫季子曰誰之不如可以求乎見張老而語之張老曰善矣從欒伯之言可以滋范叔之教可以大韓子之戒可以成物備矣志在子若夫三郤亡人之言也何稱述焉知子之道善矣是先主覆露子也

錄曰愚觀晉諸大夫之言乃知當時之尚禮也夫冠者禮之始也矧文子幼而無父弱而未立所以責其爲人子爲人弟爲人臣爲人少者之禮尤與他不同而驕侈縱佚勢所必至諸君子既能爲之請以復其爵邑可謂協恭之義矣苟責善之言不聞忠順之行未備何以媲美於先子哉有欒范獻子黽勉於前有成季張老申重於後佳哉禮之範乎文子之有立非偶然矣

按晉欒黶娶於范宣子生欒盈初黶以私憤逐范鞅使奔秦鞅怨之故與盈同爲公族大夫而不相能及黶卒有愬盈將爲亂范鞅爲徵者平公乃逐盈盡殺其族先是下宮之難欒郤爲徵而趙氏滅三郤之難欒書爲徵而郤氏滅及欒盈之難范鞅徵之而欒氏遂滅是郤一爲徵以滅趙欒且兩爲徵以滅趙郤而欲盈之免也得乎天道好還不去其枝葉而絕其本根不巳也世徒謂欒亡於黶之汰虐

其亦不知天道者哉惟是樂書弑逆而盈則無罪亦猶趙穿弑逆而同括無罪貽謀不臧流禍至烈尤可戒矣

春秋閔公二年夏五月乙酉吉禘于莊公僖公八年秋七月禘于太廟用致夫人

錄曰此春秋第一義也夫三代之治同歸而禮樂之用爲急禮非自天造地出也緣乎人情而已禘者從乎帝者也吉禘于莊公其義何居用致夫人其禮安在所謂奚取於三家之堂夫子之所貶深矣哀姜僭亂從諛以尊祀其夫然後僖公背義徇情以崇致其母君臣不以爲非舉國莫知其是故夫子他日又曰是可忍孰不可忍斯言所由以發寧獨爲季氏之人俗哉讀者必合而觀然後知聖人所存之深意而胡傳以致生者爲義蓋不察乎此也

按毛氏春秋謂禘祭有三一是五年之祭祭所自出之帝以始祖配一是四時之祭春禘夏禘秋嘗冬烝一是喪畢卽吉之祭新主將入禰廟則必祧遠主於遷廟因合六廟之主升食太祖之廟以審禘所親謂之吉禘也時禘吉禘列國皆有如左氏所紀晉人答穆叔云以寡君之未禘祀謂晉悼初薨斯時尚未吉禘也惟祭所自出爲王者大祭而魯爲宗國得以文王爲自出之帝故太廟應用天子禮樂正如杞之禘禹宋之禘契相同而祭統謂魯之有禘因

成王賜而得之則誤矣其後魯君用於羣公之廟已屬非禮故孔子不欲觀而况舞於季氏之庭歌於三家之堂則忍於無君之甚耳又謂郊祭亦有二一是冬至報反之祭祭天而以稷配在子月天子用之一是元日祈穀之祭專祀后稷在寅月諸侯亦得用之因稷本農官至周不改與長至截然不同如必執禮運郊禘非禮一言以爲魯不當祀稷將使魯無社稷乎其辯甚確然禮經雖由漢儒雜擬去周末遠其說未必無據且魯頌有云春秋匪解享祀不忒皇皇后帝皇祖后稷言春而兼言秋言祖而先言帝則魯之郊祭不獨祈穀爲然正與禮器魯人將有事於上帝必先有事於類宮之語相合則亦未可盡非之也

儀禮孔子侍坐於哀公公曰寡人願有言孔子曰昔三代明王必敬妻子盖有道焉妻也者親之主也子也者親之後也是故君子無不敬也敬身爲大身也者親之枝也不敬其身是傷其親傷其親是傷其本傷其本枝從而亡身以及身子以及子妃以及妃君修此三者則大化愾乎天下矣

錄曰此節言父敬其子之禮以下子敬其父之禮

公曰敢問何謂敬身孔子對曰君子言不過辭動不過則百姓不命而敬恭若是則可謂能敬其身能敬其身則能成其親矣公曰敢問何謂成親曰君子者人之成名也百姓歸之名謂之

君子之子則是成其親爲君子也是爲成其親之名也已公曰
敢問何謂成身曰夫其行已不過乎物謂之成身不過乎物合
天道也公曰君子何貴乎天道也曰貴其不已也如日月東西
相從而不已也不閉而能久無爲而物成已成而明之是天道
也公曰寡人蠢愚冥煩子志之心也孔子蹴然辟席而對曰仁
人不過乎物孝子不過乎物是故仁人之事親也如事天事天
如事親此謂孝子成身公曰寡人旣聞此言也無如後罪何曰
君之及此言是臣之福也

錄曰此極言其禮之至也夫鷄初鳴咸盥漱者凡民之行也
成身成名者君子之事也推而至於天道不已至誠無息蓋
父子之道天道也天以至善加於父而後及於其子是父子
之性卽天性也君子盡性與天地參則盡父之道盡父之道
天道不外是矣是真能事親如事天事天如事親二者一而
二二而一也故旣曰孝子又曰仁人如是而後爲父子之禮
之至而偪履著綦應唯敬對非所論矣

論語孟懿子問孝子曰無違樊遲曰何謂也子曰生事之以禮
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

錄曰愚觀成周之制有以窺見無違之旨也夫文王爲世子
朝於王季日三武王率而行之不敢有加此生事之禮也父
爲大夫子爲士葬以大夫祭以士父爲士子爲大夫葬以士

祭以大夫此葬祭之禮也及其衰也大夫用禮樂陪臣執國命而生事不以禮矣視桓楹而設撥歌雍詩以徹饌而葬祭不以禮矣然豈仁人孝子之用心哉違禮愈甚則其失愈遠而僖子者方以不能相禮爲病使其子事夫子而學禮焉奈何始墮成而反約終背邾而取田卒不免背亂僭差其於問孝之意又何有哉

按春秋時私家之強皆恃大都耦國設險自固其旣也都邑大夫卽起而操私家之柄封建流弊勢必至此當三桓盛時叔孫有郈季孫有費孟孫有成未幾侯犯以郈叛南蒯公山弗狃以費叛公歛處父據成而不肯下故孔子爲司寇先墮三都以解尾大之患及費郈已墮而公自圍成不克者蓋郈費叛而成不叛故不用克也不觀公歛氏之言乎成魯鄙之保障無成齊人必至於北門是爲孟氏小而爲魯事大故從而聽之未必由何忌之反約若胡氏謂孔子得政未專之故然則旣攝相而又不墮將何說邪

孟子滕定公薨世子謂然友之鄒問於孟子孟子曰親喪固所自盡也三年之喪齊疏之服飭粥之食自天子達於庶人三代共之孔子曰君薨聽於冢宰歆粥面深墨卽位而哭百官有司莫敢不哀先之也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也然友反命世子曰然是誠在我五月居廬未有命戒百官族人可謂曰知及至

葬四方來觀之顏色之戚哭泣之哀弔者大悅

錄曰孟子之時喪禮既壞不知父母之喪自始至終哀傷慘
怛出於自然非有矯揉而爲之者惟其溺於流俗之弊是以
喪其良心而不知耳文公見孟子得聞性善之說則固有以
啟發其良心矣至此而哀痛之誠發焉及其斷然行之而遠
近見聞無不悅服則以人心所同然者自我發之亦有不期
然而然者人性之善豈不信哉漢文帝深於黃老今觀遺詔
曰天下萬物之萌生靡不有死死死者天地之理萬物之自然
奚可甚哀當今之世咸嘉生而惡死厚葬以破業重服以傷
生吾甚不取且朕既不德無以佐百姓又使重服久臨以罹
寒暑之數哀人父子傷長老之志損其飲食絕鬼神之祭祀
以重吾不德謂天下何嗚呼此老氏之遺論帝將胥天下而
遷之故其言如此又曰其令天下吏民令到出臨三日皆釋
服自當給喪事服臨者皆無跣經帶毋過三寸毋布車及兵
器毋發人哭臨宮殿中嗚呼此又以薄爲其道之說帝既未
見及此加以景帝天資近薄而竇后亦好黃老言由上至下
皆以其說爲至當於是斷然行之人惟不審其故徒歸罪於
景帝不知當時景帝於心無所不安設有孟子者出與之深
論性善之本原而後及於三年之喪自天子達於庶人之論
則雖有遺詔景帝必有所不安於心亦或能改之矣此以見

聖賢之與異端關乎大禮之是非不小也

按虞書堯崩百姓如喪考妣四海遏密八音言賜姓百官皆如服父母喪薄海黎庶亦銜哀而輟歡樂親疎以漸而殺遠近由地以分莫不傷痛慘怛由斯觀之繼嗣之主親承授受詎有以日易月錦衣玉食者乎考諒闇之制夏商周通行之三年不言外事非不欲言亦非有制之使不言特悲哀之情痛疾之意一於所生長心不容遏抑自不暇及庶政非故爲沈默以博孝名也或謂萬幾待理豈能一日虛曠總已以聽冢宰保無意外之虞不知當時任用悉是親賢非阿衡之一德卽周召之懿親臨政之後尚當委任無貳何嫌何疑而以後代操葬之事例之明良合德之世乎第狙詐取國歷代相沿故親賢一無可恃惟恐師我故智耳然漢文以後毅然行三年喪者往往而有雖未盡如諒闇若能卽此充之大禮必復諸葛武侯卽不易得如霍子孟輩三代後豈遂無其人哉

漢書河間惠王獻王曾孫也西京藩臣多驕放其名德者爲獻王惠王能修獻王之行母薨喪服盡禮哀帝褒之曰河間王良喪太后服終三年可爲宗室儀表益封萬戶

錄曰惠王景帝元孫也漢制以日易月凡四世矣惠王獨毅然復古終漢之世所僅見也以獻王之賢而能招致儒生講

求古禮此其所以有象賢之孫與

晉書文帝崩國內服三日武帝亦遵漢魏制既葬除喪然猶深衣素冠降席徹膳太宰司馬孚等奏曰陛下既已俯遵漢魏降喪之典以濟時務而情過乎哀雖武丁行之於殷世曾閔履之於布衣未足以踰方今荆蠻未賓萬幾動勞神慮宜勅御府易服太官復膳如舊制詔曰每感念幽冥而不得終直經於草土以存此痛况當食稻衣錦誠詭然激切於心非所以相解也朕本諸生家傳禮來久何至一旦便易此情於所天相從已多可試省孔子答宰我之言無事紛紜也言及悲殺奈何奈何孚等重奏陛下以萬乘之尊履布衣之禮服麤席藁水飲蔬食殷憂

內盈毀悴外表然而躬勤萬幾坐以待旦降心接下反不遑食所以勞力者如斯之甚誠懼神氣用損以疚大事詔曰重覽奏議益以悲剝不能自勝三年之喪自古達禮誠聖人稱情立哀明恕而行也神靈日遠無所訊告雖薄於情食旨服美所不堪也不宜反覆重傷其心言用斷絕帝遂以此禮終三年

錄曰按文帝之喪國內服三日者未禫代之典也武帝亦遵漢魏既葬除喪者已禫代之制也然不過深衣素冠降席徹膳則帝所存者亦如心喪耳初未嘗斬衰三年也孚等何庸激切若是乎方是時清議不行縱酒昏酣輕蔑禮法親死不悲一旦有如帝者哀毀之情痛戚之意雖未純乎古禮已足

領駭觀瞻矣雖然禮莫大於朝廷莫重於禪代晉之喪尚未除魏之禫則已受其玄衮赤舄之輝煌聲名文物之布置鐘鼓玉帛之交錯雖欲勿用誰其舍諸必欲如晉武者恪守臣節誓死無二然後避居倚廬麤衣藁食敦曾閔之風薄宰予之行夫誰得而奪之不則以承運嗣興之初詭拒食稻衣錦之事將誰欺乎

中軍將軍羊祜謂傅玄曰三年之喪雖貴遂服禮也今上至孝雖奪其服實行喪禮若因此復先王之法不亦善乎玄曰以日易月已數百年一旦復古難行也祜曰不能使天下如禮且使主上遂服不猶愈乎玄曰主上不除而天下除之此爲但有父子無復君臣也乃止

錄曰羊中軍之言其千載之一機乎時魏已革故晉方鼎新嵇阮之風不可聞於末季而况於新國乎使以是議聞於武帝將必聽從著爲定制列於禮官通於天下雖未能盡復先王之舊必不至於流俗之薄也惜玄慮不及此遂至王何錮俗江左承流非惟不能行三年之喪且以期功不廢絲竹此則諸臣不得辭其過矣

泰治四年太后王氏殂晉主居喪一遵古禮既葬有司請除哀服詔曰受終身之愛而無數年之報情所不忍也有司固請詔曰患在不能篤孝勿以毀傷爲憂前代禮典質文不同何必限

以近制使達喪闕然乎羣臣請不已乃許之然猶素服三年
錄曰太后王肅之女也誦詩論語尤善喪禮故武帝云朕本
諸生家傳禮來久則帝之所習聞遠矣與竇后景帝尚黃老
而薄儒行者可同日語乎

北史太和十四年九月太后馮氏殂魏主勺飲不入口者五日
哀毀過禮中部曹華陰楊椿諫曰聖人之禮毀不滅性縱陛下
欲自賢於萬代其若宗廟何帝感其言進一粥及王公表請時
定兆域詔曰奉侍梓宮猶希髣髴山陵遷厝所未忍聞十月王
公固請乃葬永固陵

錄曰觀魏文之哀毀實由天性使然非有勉強矯飾於其際
也謂其欲自賢於萬代直借亡親以沽名夫豈對君之禮哉
至諸侯五月而葬旣葬居倚廬于中門之外魏文之言雖未
達禮之通旨已暗合禮之遺意矣馮后九月方殂十月遽葬
其亦迫於累表之故乎

太尉丕等進曰臣等歷奉累聖國家舊事頗所知聞願抑至情
奉行舊典魏主曰祖宗精專武畧未修文教朕今仰稟聖訓庶
習古道論時比事又與先世不同朕惟中代所以不遂三年之
喪蓋由君上違世繼主初立君德未流臣意不洽故身襲袞冕
行卽位之禮朕誠不德在位過紀足令億兆知有君矣於此而
不遂哀慕之心使情禮俱失豈不深可憾邪朕所以眷戀衰絰

不從所請者實情不能忍豈徒苟免唾嫌而已

錄曰魏文於大禮所在平日講求有素歷代繼主嗣位無不熟悉始末故能明於大體達於人心非草率任意競情者比雖古之英君何以過之

羣臣又言春秋烝嘗事難廢闕魏主曰先朝恒以有司行事朕蒙慈訓始親致敬今昊天降罰人神喪恃想宗廟之靈亦輟歆祀脫行薦饗恐乖冥旨且平時公卿每稱四海晏安禮樂日新可以參美唐虞今乃欲苦奪朕志使不踰於魏晉何邪祕書丞李彪又曰今雖治安然江南未賓漠北不臣臣等猶懷不虞之累魏主曰魯公帶經從戎晉侯墨衰敗敵固聖賢所許如有不虞雖越紼無嫌而况衰麻乎豈可以晏安之辰豫念軍旅之事以廢喪紀哉

錄曰國之大事惟祀與戎然三年之喪人子大閑不可追而悔也四時之祭每歲舉行猶可補而及也羣臣慮其不能持久復以不虞爲請帝明於緩急酌乎輕重始終弗移以視後世金革之例行於無事之時雖儒者不免非魏文之罪人與又問尚書游明根高閭等曰聖人制卒哭之禮授服之變皆奪情以漸今旬日之間言及卽吉能無傷乎對曰踰月而葬葬而卽吉此金冊遺旨也主曰金冊之旨羣公之請所以然者慮廢政事故爾朕今不敢闇默不言以荒庶政惟欲衰麻廢吉禮朔

望盡哀若不許朕則當除衰拱默委政冢宰二事之中唯公卿所擇明根曰淵默不言則大政將曠傾順聖心請從衰服

錄曰魏之金冊卽漢之遺詔以日易月之文也魏文幼承洪緒早著叡聖之風不由明師賢傅之傳而能慕人倫之高跡行曠古之遺行觀其辭嚴義正足破羣下逢迎之習豈欲要美天下後世哉惜乎馮后威非一朝之積殃有由來之漸有孫如此其忍負之而反鳩其父邪竊恠帝之英達明敏不能燭父之寃蓋魏方懲崔浩之禍專以隱覆爲得計旣無董狐之書終鮮耳提之命至通鑑始考天象微露其辭綱目直書其事嗟無及矣豈非達禮者之至恨哉是以有國者當不恤顧忌幽艱畢達蓋爲是也

太和十五年九月魏主祥祭于廟有司上言卜日詔曰筮日求吉旣乖敬事之志又違永慕之心今直用晦前一日夜宿于廟帥羣臣哭已易服縞冠革帶黑履侍臣易服黑介幘白絹單衣革帶烏履遂哭盡一夜明日易祭服縞冠素紕白布深衣繩履侍臣去幘易帽旣祭出廟立哭久之乃還十一月禫祭始服袞冕冬至祀圜丘遂祀明堂臨太華殿服通天冠絳紗袍以饗羣臣樂縣而不作帥百官奉神主遷于新廟

錄曰按太和十四年庚午九月太后殂明年辛未九月祥祭于廟十一月禫祭遂服袞冕然則凡十五月而除非古者中

月而禫二十七月之制則其禮猶在不今不古之間也今論者皆以魏文能行三年之喪亦讀史而未得其真者矣

周史高祖建德三年三月周太后叱奴氏殂周主居倚廬朝夕進一溢米衛王直譖齊王憲言其飲酒食肉周主曰吾與齊王異生俱非正嫡特以吾故同袒括髮汝當愧之汝親太后子特承慈愛但當自勉無論他人及葬周主跣行至陵所詔曰三年之喪達於天子但軍國務重須重聽朝衰麻之節苦廬之禮率遵前典以申罔極百僚宜依遺令既葬而除公卿固請依權制不許卒申三年之制五服之內亦令依禮

錄曰胡氏曰周高祖衰麻苦塊卒三年之制最爲賢行然推明通喪止五服之內不及羣臣非所以著於天下之義也愚謂不然夫世之紛紜聚訟者正以欲率天下之人共持三年喪也夫人心不同親疎各異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與天無二日民無二王其義固相懸也必欲溥天率土奔走悲號如喪考妣非上古堯舜未有如此者矧在母后之私親乎此周高祖不廢朝不責備求以自盡其哀君子未可輕議之也若乃遊幸興師之事自無取焉

按漢文師心自用以日易月致令天下後世君臣之禮薄父子之恩衰能毅然自盡而行之者獨所錄三君耳使當日諸臣能因君心之善輔而導之著之令甲通喪之禮豈

引通鑑 卷之十一 三
不至今存哉蓋人性雖善中材居其大半先王制禮不但
欲賢者俯就原引不及而進之之意爲多此禮自在天壤
彰明較著何至蕩廢決壞乃諸臣徒知愛君不識大體不
曰以萬乘之尊而履布衣之禮則曰淵默不言則大政將
曠循習弊政務爲便安而事終大典一聽夫人子之自爲
幾使爲天子父者無人爲之衰麻哭踊不得下同士庶雖
景帝刻薄作俑而晉魏諸臣不得辭其責也惜哉

唐書貞觀四年突厥頡利可汗至長安太宗御順天樓盛陳文
物引見館於太僕厚廩食之上皇聞而嘆曰高祖圍白登不能
報今我子能臣突厥吾付託得人復何憂哉乃召上與貴臣十
餘人及諸王妃主置酒凌煙閣酒酣上皇自彈琵琶上起舞公
卿迭起爲壽逮夜而罷

錄曰上皇以能臣突厥爲付託得人何其無人心哉孔子曰
以直報怨以德報德高祖嘗資兵力於突厥其始也蓋腹心
之托指臂之援也一旦恃中原之強空漠南之地酒酣起舞
自以爲永無外患而不知蕭牆之內其患反深也使上皇念
其舊恩諭帝以興滅繼絕而還其故土反其旄倪則內外之
冠履旣分唐室之恩威並著天之祚唐當不如是也不知此
義不旋踵而子孫遂有安史之禍報施若一轉瞬間耳然則
上皇今日之喜能不爲子孫異日之憂乎

帝從上皇置酒故未央宮上皇命突厥頡利可汗起舞又命南蠻渠長馮智戴詠詩旣而笑曰吳越一家自古未有也帝奉觴上壽曰今四裔入臣皆陛下教誨非臣智力所及昔漢高祖亦從太上皇置酒此宮妄自矜大臣所不取上皇大悅

錄曰太宗言漢祖妄自矜大獨不返觀自省乎夫突厥上皇嘗服事之其分懸絕者矣今而一家盖不但反臣其所事帝之矜大又何以加哉帝嘗以子路負米不及爲恨何至假吳越爲樂乎詩有之儉爾邊豆飲酒之飫必如是而後可盡天倫之樂否則皆矜大之事也

宋史仁宗天聖七年章獻太后將以冬至受朝天子率百官上壽范仲淹爲秘閣校理上疏切諫曰奉親於內自有家人禮顧與百官同列北面而朝之不可爲後世法

宸妃李氏薨呂夷簡爲相奏請發哀成服有詔鑿宮城垣以出喪夷簡言宜自西華門出宸妃誕育聖躬而喪不成禮異日必有受其咎者後荆王元儼爲言帝實宸妃所生妃死以非命帝始知之因號慟祭告易梓宮親啟視之妃斂以水銀故玉色如生冠服如皇后帝歎曰人言其可信哉待劉氏益厚

錄曰先正有言自章獻臨朝十餘年間天下晏然夷簡之力爲多又曰仲淹論上壽之儀雖晏殊有所不曉其故何也盖保護之功人所難言而鞠育之恩昊天罔極故夷簡極言禮

引通鑑 卷之二十二
宜從重所以默定其始也若方仲弓請立劉氏七廟謁太廟
欲被袞冕漸不可長故仲淹極諫禮宜從殺所以預謹其終
也使二公在英宗時必有任濮廟之議者而聚訟之事或可
免矣以爲其力居多其論難曉者或在乎此

英宗治平二年詔議崇奉濮王典禮知諫院司馬光以帝必將
追隆所生嘗因奏事言漢宣帝爲孝昭後終不追尊衛太子史
皇孫光武上繼元帝亦不追尊鉅鹿南頓君此萬世法也旣而
韓琦等奏請下禮官議光奮筆曰爲人後者爲之子不得顧私
親王宜準封贈期親尊屬故事稱皇伯高官大國極其尊榮衆
以爲然學士王珪卽命吏具以光手藁爲案上奏曰先王制禮

尊無二上若恭愛之心分於彼則不得專於此秦漢以來帝王
有自旁支入承大統或推尊其父母爲帝后者皆見非當時取
議後世臣等不敢引爲聖朝法仁宗年齡未衰於宗室衆多之
中簡推聖明授以大業陛下親爲先帝之子繼統承祧光有天
下濮王雖於陛下有天性之親顧復之恩然所以負宸端冕子
孫萬世相承皆先帝德也竊以濮王宜準先朝封贈期親尊屬
以高官大國譙國襄國仙遊並封太夫人倣之古今爲宜稱詔
問濮王當稱何親名與不名珪等議濮王於仁宗爲兄於帝宜
稱皇伯而不名參知政事歐陽修引喪服大記謂爲人後者爲
其父母服降三年爲期而不没父母之名若本生之親改稱皇

弘道錄 卷之十一 五
伯歷攷前世皆無典據進封大國則又禮無加爵之道請下尚書集議既而太后手詔尊濮王禮為濮安懿皇稱親夫人王氏韓氏縣君任氏並稱后

錄曰孟懿子問孝孔子告以無違於禮滕文公問喪孟子告以自盡其哀聖賢之言本之人心而易見原之天理而易明故聽者不見其忿戾而難從由者不覺其阻忤而難入也若宋之濮議所以聚訟當時貽譏後世者誠以諸賢著論太分矯枉過正不能如聖賢含弘光大渾厚而不露也自今觀之司馬光王珪之言正矣然喪服大記之云不為無據不沒父母之名不為無典而改稱皇伯之號無徵不信不信難遽從

也歐陽修韓琦之言得矣然萬代帝王之統誠不可忽本宗百世之傳誠不可貳而為人後者不得顧私親灼然可信可信難遽改也甲是乙非彼可此否故其要在於自盡其心而已苟使英宗上思藝祖萬世不拔之基直接三代以來相傳之統昨所守者一人一事今所主者萬國九州是知天子者莫大之尊雖欲拳拳顧其私親不可得也次思仁宗拔之衆庶之中置之億兆之上昔所從者溫清定省今所事者郊廟社稷是知一身者萬幾之本雖欲切切懷其顧復亦不可得也今帝之本心未明所言窒礙爾以為光有天下先帝之德彼以為倫序當立應得之分爾以為高官大爵極其尊榮彼

以爲親以子貴宜從極典是故天性之親顧復之恩無俟人言而援立之策繼統之義感而懷之則有餘爭而論之則不足及其終也愈爭而愈窮愈改而愈失誠千古不決之議由不能師法大聖大賢以正人心故也而今豈可及哉
孝宗卽位尊高宗爲太上皇帝后爲太上皇后同居德壽宮至日孝宗服袍履步出祥義門冒雨掖輦以行及宮門弗止太上皇麾謝再三仍令左右扶掖以還旣而顧侍臣謂曰今付託得人吾無憾矣

錄曰夫所謂付託得人者蓋上而宗廟社稷之重下而土地人民之大不但服勞奉養之文已也唐太宗曰雪耻酬百王除凶報千古斯義也其當時付託之重乎孝宗果能銳意恢復倚諸將如長城料敵勢如指掌奮然以和爲非計信乎付託得人矣惜其臥薪徒切嘗膽難終符離之敗奪於前思退之姦沮於後雖有發強之情而無興復之效君子所以歎成功之難得也

隆興元年春正月朔帝受朝于文德殿遂朝太上皇及太上皇后于德壽宮自是歲以爲常乾道七年上皇壽七十上一聖尊號曰光堯壽聖憲天體道太上皇帝壽聖明慈太上皇后淳熙十二年上皇壽八十加上二聖尊號曰性仁誠德經武緯文太上皇帝齊明廣慈太上皇后行大慶禮每歲從幸聚景園玉津

園四聖觀不一而足極其崇奉

錄曰永新劉氏曰或謂孝宗以旁支入繼大統於其所後者
貽已以不貲之業而傳之無窮感當奚如焉感所以能孝也
慮其所後者以我爲不親而勉以承之焉勉所以能孝也前
者英宗之爲人後未盡其道君子病之今豈無懲焉懲所以
能孝也非其心出於自然也然愚觀高孝二朝天倫之樂達
於終始蓋自隆興乾道以至淳熙中間二十有五年不但尊
尊親親父父子子一人承顏而已而且得萬國之歡心焉亦
不但身爲太上子爲天子至尊無對而已而且獲八十之上
壽焉自堯舜禹揖遜之後有若是之聚順者乎意者高宗之
禪授出於至公無我之心故天之報施極其壽考維祺之盛
孝宗之至性出於人情物理之上故禮之隆重非比常人窺
測之心以爲感而能孝勉而能孝懲而能孝者非迂卽忌嗚
呼此繼統不繼嗣之說所以紛然而起乎

太上皇崩帝號慟擗踊踰二日不進膳謂王淮等曰昔晉孝武
魏孝文實行三年喪何妨聽政淮對曰晉武雖有此意後來宮
中止用深衣練冠帝曰當時羣臣不能將順耳自我作古何害
淮曰御殿之時人主衰絰羣臣吉服可乎帝曰自有降等乃出
內批曰大行太上皇帝奄棄至養朕當衰服三年羣臣自遵易
月之令百官五上表請帝還內聽政不許二月辛丑禫祭百官

釋服羣臣三上表請御殿聽政不許十一月戊戌朔帝詣德壽宮自是朔望皆如之始以素服視事延和殿詣德壽宮則衰經而杖如初十五年春正月朔帝詣德壽宮几筵行禮夏四月朔高宗主于太廟詔曰朕比下令欲衰經三年羣臣屢請御殿易服故以布素視事內殿雖詔俟過祔廟勉從所請然稽諸典禮心實未安行之終制乃爲近古宜體至意宰臣留正曰三年之喪天下通喪漢文始變古道景帝不師典禮後世遵之喪紀遂廢晉武欲申私慕竟奪於裴秀傅玄之說元魏孝文能依古制猶未盡合亮陰過密之禮其餘無足議也以日易月之論發於應劭陋儒習之其後遂斷爲二十七日之制先王之禮旣已大壞壽皇慕親之孝根於天性事亡之敬發於至誠雖聖躬以不毀之年羣臣屢致易服之請而睿志先定斷然不移山陵已事退奉几筵衰經三年以終喪制千載以來一人而已

錄曰此孝宗篤於大統之誼不以一毫私親間其心故史臣贊之以爲帝之所謂孝其無愧焉愚考紹興十三年秀王常喪矣命解官行服此未卽位之先也乾道三年秀王夫人張氏又喪矣成服於後苑此已卽位之後也然則未嘗更易其名以爲伯至理宗追尊其本生父希璠爲榮王妻全氏爲國夫人以其子與芮襲封奉祀此又未嘗加以尊號而爲帝彼濮議者本朝尚不依以爲定况後世乎徒以羣英聚訟人各

自賢固不若道學大明人心反正之爲上也

按君父臣子古今恒言亦嘗因言而思其義乎杜元凱云臣繼君猶子繼父爲之臣者其分卽與子同爲之子者其分卽與臣同太甲服仲壬之喪書稱嗣王宋穆公繼兄稱曰先君魯夏父弗忌譏躋僖於閔曰先明後祖皆非父子而承襲其稱卽同父子特未嘗顯然定名爲父子者欲不沒本生之實也古人一稱謂問人情天理毫髮無有遺憾準此而論則凡自外入承大統者三昭三穆爲祖爲禰一依繼述次序奉神則稱某祖或某宗某皇帝初喪則稱先皇帝而自稱嗣皇帝甚至於本生則追崇而別立繼別之

宗子以主其祀則廟可不祧而父母之名不沒斯爲情義兩全有明肅王繼統竟尊父曰興獻皇帝廟號睿宗母曰章聖皇太后列之九廟加於武宗之上而改稱孝宗爲皇伯武宗爲皇兄淆歷數之傳乖君臣之義貽列祖之恫邪臣張璠桂萼實爲禍首一時撼門而哭者三百七十餘人俱遭削奪會十月朔日食我祖復抗疏直斥璠萼爲皇父小人畧言昔之政在禮今之禮在政何謂昔之政在禮蓋昔父子之倫未正徽號之稱未立陛下因心之孝維日皇皇視親爲重天下爲輕誠如孔子所論名不正則言不順事不成也何謂今之禮在政蓋禮可成也亦可毀也禮可

守也亦可變也陛下必欲此禮傳之萬世世守而弗失可不察於人心合之天理乎今璫萼等甫令回籍行至天津旋復召用天下以爲陛下私此諸臣也私此諸臣是私其所議之禮也私其所議之禮則不得謂之開誠心布公道集衆思廣忠益也伏望罷斥璫等俾議禮諸臣幡然省悟下以定人心上以順天道俾億萬年之後廟號世宗聖子神孫百世不祧所繫尤大臣敢自比茅焦諫於死者二十七人之後竟遭杖戍終明之世惜無有起而正之者夫漢宣本嫡曾孫承統以旣爲孝昭後而止諡其父曰悼考母曰悼后祖考妣曰戾太子戾夫人光武非受天下於平帝亦止立四親廟于雒陽父稱南頓君並無追崇之典卽宋濮王紛紜聚訟然亦另立園廟而不與三昭三穆之列從未有若興獻悼禮之甚者也周禮諸侯不服期功謂其皆得臣屬興獻爲武宗藩臣曾未居大位而可講叔姪之分儼然據其上乎若宋秀王榮王處之庶爲近禮晉簡文帝以會稽王入立後孝武追尊簡文生母鄭妃應配食元帝太子前率徐邈言太妃未嘗伉儷先帝子孫豈可爲祖考立配助教臧燾定議尊爲簡文宣太后而別立廟言尊號卽正則罔極之情申別立寢廟則嚴禰之義顯繫子爲稱兼明貴之所由一舉而合三善此真可爲百世法矣

弘道錄

卷之十二

三

弘道錄卷之十二終

天保甲午

天保甲午

